



庚辰



百部新編

慶王藏書

應庵和尚語錄序

道不可以言傳不可以情解不可以識識夫如是則應庵語錄新何用哉自昔古尊宿未嘗有無言者如以黃葉止小兒啼坐斷中邊超脫三際謂之叅活句非學語之流所能解也後世師法之是之謂不朽此應庵所以不得默默而但已師頃掛錫天台護國為元布處所稱賞請為第一座軒然如野鶴之出雞林自是諸方聲名籍甚紹興丙子余去郡三衢乃遇諸途少留于白鶴寺夜話終及而論辯從橫如大川東注袞

袞莫知窮極如駕輕車就熟路周遊四方而無
留礙也以是期此公必能振起揚歧一宗後果
遍住名山所至雲衲歸重最後天童法席尤盛
有相摩袂相屬隨其根器聞其法者咸有所得
顯忠詮又其斬斬出頭角者既住鳳山即編類
師生平所說為一帙以傳後學厥志可為勤矣
所謂從苗辨地因語識人則不可無此錄然以
正眼觀之借如珠走盤空花亂墜猶未是見
應庵道理斯事實難商擢有志之士宜著精彩
則師之話行也必矣松憲居士錢端禮序

初住處州妙嚴禪院應庵和尚語錄

住湖州顯忠資福禪寺門人 法華等編

師受請 判府左司度疏師指示衆云此是判府左
司兩手分付謂之無盡藏頂王三昧言言見諦句句
朝宗若也知得更不重說偈言若也未知輒煩僧官
對衆宣讀

陞座僧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方法若無普賢
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速道師云天長地久進云
親切已蒙師指示一句無私利有情師云知恩方解
報恩進云昨夜清風生八極今朝流水漲前溪師云
追風天馬戴麒麟進云非但左司承此善學人禮拜

謝師恩師云未放你在僧禮拜師云脚跟下失却
師乃云寶劍揮空乾坤失色掀翻是非窠窟截斷生
死根株有佛處不得住地又天長無佛處急走過河
清海晏三千里外一句全提更無絲毫滲漏堪與佛
祖為師作箇人天榜樣正恁麼時轉九成聖一句作
麼生道委悉麼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撈始應知
入院上堂僧問遠離光孝來赴妙嚴如何是不動尊
師云一別蓮城五日程進云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
豈礙白雲飛師云老僧不曾動步進云今日得聞於
未聞師云急須吐却進云昔日揚岐今朝和尚師云
這裏着不得進云爭奈公案現成師云將謂你是箇

漢僧云劉師云未在師乃云孤峰万仞鳥道虛玄
名利杳忘是非頓絕直得接吟古木虎嘯幽巖碧落
青霄道人活計然恁麼更須知有人境俱奪向上
一竅乃豎拂云天上有星皆拱此人間無水不朝東
上堂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
不離聲色言語言語動用了無交涉且大道真體在
什麼處良久云可憐傳大士處處失樓閣

出隊歸上堂透過鐵壁銀山紅塵開布全彰古佛家
風經過酒肆茶坊突出衲僧巴鼻冷笑諸方寒灰枯
木坐在無竟必死之地妙嚴有些子神通為汝諸人
出氣卓柱杖云三十年弄馬騎却被暗驢受記又卓

一卓下座

上堂九年面壁壞却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
老子以拄杖劃一劃云云牛欄古路一馬生三寅
上堂黃蘗老婆大愚饒舌佛法無多子正眼瞎驢成
驀拈拄杖云妙嚴突山拄杖三人證龜成鼈以拄杖
卓一卓云拄杖子善甄別硬却脊梁莫教漏世觀音
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却是塊生鐵逐擲下拄杖
下座

上堂大丈夫氣血烈打破從前後兩直一動金截鐵
拈却佛祖機接却繫驢橛豈不見睦州為人太親切
接得雲門脚折後來兒孫不辨端倪却向推門處擦

別若也恁麼參禪驢年未得休歇妙嚴不惜眉毛與
你當頭拈出驀拈拄杖擲下云南瞻部洲人常在此
鬱單越

上堂舉僧問大隋如何是和尚家風隋云赤土盡敲
箕僧云如何是赤土盡敲箕隋云敲箕有唇米跳不
出師云諸人還知大隋落處麼妙嚴更為頌出敲箕
有唇米跳不出天下衲僧赤骨纏更須撥轉上頭關
十方世界黑似漆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荆棘林中紅爛破驢脊上蒼蠅韓信臨朝底洞
山佛無光者一隊漢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有什麼罪
過只如銅沙羅裏清盛油汝諸人又作麼生良久云

六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

上堂舉玄沙問鏡清不見一法是大過患且道不見什麼法清指露柱云莫不是者箇法麼沙云浙中清水白米許你喫若是佛法未夢見在師云鏡清放頑佛祖也不奈何若非玄沙深辯來風幾被露柱吞却有人辯得出妙嚴兩手分付

上堂百草頭上罷却干戈万仞峰前縱橫遊戲暗嗟魯袒面壁一味祇貪瞌睡翻笑睦州見僧與我提一桶水當恁麼濟喝若雷奔也拈放一邊德山棒如撒星亦置之一處妙嚴有一條活路與汝諸人共行遂盡一圓相云東山下左邊底

冷佛

浴佛上堂僧問黃面老子二千年前有一段不了底公案請和尚為他批判師云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進云祖祢不效及兒孫師云莫謗佗好進云既是清淨法身本無出沒因甚年年將惡水發佗師云要佗知痛痒進云只如雲門大師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未審具什麼眼目師云盡大地人不知落處進云雲門大師雖則坐斷乾坤爭奈落在釋迦老子圈續裏師云賊是賊捉師乃云德山拈却佛殿雲門一棒打殺麻三斤殿裏底杖林山下竹筋鞭三遭痛棒九到洞山若作佛法商量爛却舌頭不作佛法商量墮坑落壑到這裏黑漆拄杖有屈無叫

處古廟香爐雖冷燒教闍梨正恁麼時如何武陵春
已老臺榭綠陰多

上堂拈拄杖云昔白雲端師翁道古人留下一言半
句未透時撞着鐵壁相似忽然一日覩透後方知自
己便是鐵壁且道如今作麼生透乃云鐵壁鐵壁師
以拄杖卓一卓云鐵壁鐵壁急急如律令勅下座

妙嚴語錄終

衢州桐山明果禪院語錄

嗣法門人

守謙等編

入院開堂拈香云此一瓣香恭為

今上皇帝祝延聖壽萬歲萬歲萬歲次拈香奉為
判府中書舍人兩廳通判闔郡文武尊官伏願增崇
祿位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先住宣州彰教後住
平江虎丘山雲巖禪院隆和尚藝向爐中用酬法乳
之恩一任天下衲僧敲斲打瓦遂斂衣就坐烏巨山
雪堂和尚白槌育師云證第一義諦空名師子吼師
子既吼狐狼辟迹異類潛蹤莫有共相出手底麼出
來相見僧問德山入門便捧是箇金剛圈騰濟入門

便喝是箇金剛圈只如睦州見僧便云擔板漢是箇
什麼師云是箇鐵塊子進云忽有箇道是箇栗棘蓬
又作麼生師云刺頭入膠盆僧云從前汗馬無人識
只要重論蓋代功師云九九八十一師乃云善言
言者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迹所不能迹言迹既盡
猶是就理變通向衲僧門下未足觀光是故從上佛
祖提持正印寄付要旨若不具別縑素大眼目如何
跋及豈不見世尊在菩提樹下明星現時成正覺
亦時大地衆生同得同證於四十九年曲盡老婆心
末後向百萬大衆前拈花獨有迦葉微笑便云吾有
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大迦葉敢問諸人且

道有分付無分付若道有分付則埋沒迦葉師只若
道無分付則辜負釋迦老子這裏若涇渭不分則靈
山付囑遂爲虛設正當恁麼時還有人道得麼若也
道得明果價增十倍苟或未然雪後始知松柏操事
難方見文夫心復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
便打三聖云與麼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保
壽擲下拄杖歸方丈師云叢林中商量盡道保壽三
聖是作家爐鞴本分鉗鎚有什麼交涉殊不知二老
被這僧一撥直至而今扶不起今日莫有爲二老雪
屈底麼出來與明果相見有麼驀拈拄杖擲下云龍
蛇易辨衲子難瞞

上堂舉米胡令僧問仰山今時人還假悟也無山云
悟則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其僧回舉似米胡胡深
肯之師云米胡提本分鎚鎚仰山展劔刃上事二老
於唱教門中足可稱尊若向衲僧門下揔是喫棒底
漢

上堂九九釋迦老子不知有翻轉面皮伸出毛手
握金剛鎚碎窠曰突出無位真人一一面南看北斗
下座

浴佛上堂釋迦老子初生下時二手指天一手指地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後來雲雨道我當時若見一棒
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師云雲雨此話雖行

未免落佗陷窞黃面老子未上賣峭正是依草附木
二俱不了以左手拍禪床云過這邊著汝諸人還見
明果落處麼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上堂僧問大慧禪師道無之一字是斷生死刀子還
端的也無師云恁麼說話未夢見趙州在進云忽有
人問和尚狗子還有佛性也無未審如何師云無僧
禮拜乃舉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
彌山師云雲門道得不妨諱當要且落在第二頭若
是明果即不然忽有人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只
對佗道致將一問來

聖節上堂聖諦第一義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

下深不可測，輒坤依此而覆載，日月依此而照臨，虛空依此而寬廣，萬靈依此而變通。故我林下道人，依此學無為法，悟無生忍，且道報恩一句作麼生道。一爐沉水一聲佛，仰祝吾

皇億万年。

韓大尉入山上堂，舉朱行軍入南際寺齋僧執手，爐行香乃云：直下是直下，是時有僧云：直下是什麼行軍，便喝僧云：行軍是佛法中人，惡發作麼行軍云：你作惡發會，那僧便喝行軍亦喝云：鈞在不疑之地，遂呼左右認取者，僧著師云：行軍拈出倚天長劍者，僧披襟敢衝雪刃，雖然兩不相傷，爭奈二俱弄嶮，今日

承宣太尉入山齋僧，雖無如是問答，須知此話已行。此話既行，且道說箇什麼，卧龍纔奮迅，丹鳳亦翱翔。上堂三世諸佛，眼裏無筋，六代祖師，皮下無血，明果咬定牙關，踉跳也出，作圈續不得，何故南泉斬猫兒。上堂千溪水，冷万壑雲，寒無位真人，乾屎橛，金剛寶劍，破牢關，多年磨日，最靈驗，百尺竿頭子，細看瞎却眼，亞却口，無孔鐵鎚，成隊走，且腦後一句是第幾機。喝一喝云：即舍塔中敲鐵磬，天台鴈蕩絕人行，復舉趙州訪茱萸，至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萸云：作什麼州，云：探水萸云：我者裏一滴也，無探箇什麼州，以杖靠壁而出，師云：茱萸一滴也，無滔天白浪，趙州

以杖靠壁不犯波瀾雖然二老同死同生爭奈明果未肯放過在

上堂舉南院示衆云赤肉團上壁立万仞有僧出云赤肉團上壁立万仞豈不是和尚語院云是僧便掀倒禪床院云者瞎漢便打師云也是勾賊破家若非者僧敢持虎鬚爭見南院汗馬功高雖然明果更資一路赤肉團上壁立万仞若有僧出劈脊便打何故殺人刀活人劍具眼者看

上堂少室巖上風吹石裂大徹堂前冷灰豆爆大丈夫漢一刀兩斷鷲拈拄杖云汝諸人還知明果拄杖麼良久卓一卓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

梅

上堂舉修山主頌云二破不成一一法鎮長存若作一二會永劫受沉淪師云坐殺修山主也直饒不作一二會不免入驢胎馬腹是汝諸人十二時中行住坐卧還知放身命處麼豈不見道不是河南便河北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睦州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州云老僧被你一喝僧又喝州云三喝四喝後如何僧無語州便打者掠虛漢師云叢林中商量道待佗道三喝四喝後如何便與掀倒禪床不然拽坐具劈口撼不然拂袖便行不然更與一喝恁麼說話要稱爲達磨兒孫大

遠在漆桶叅堂去下座

上堂舉僧問雲門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
什麼處懺悔雲門云露師云雲門露猛如虎達磨師
不是祖豈不見鹽官老須弥為繩虚空為鼓又不見
禾山老解打破休莽鹵甜瓜撒蒂甜苦瓠連根苦喝
一喝下座

烏巨山雪堂和尚到上堂云臨濟三遭痛棒高安灘
上知歸興化於大覺捧頭深明黃蘗意旨山中兄弟
雖然不多各各病在膏肓若非師叔和尚到來明果
豈敢妄通消息少間下座與諸知事頭肯大衆同伸
拜請伏望慈悲痛垂發藥

上堂万里無寸草青天轟霹靂十字街頭癡漢棒打
不死釣魚船上謝三郎一向賣峭有句無句如藤倚
樹樹倒藤枯瀉山呵呵大笑且道明什麼邊事禹力
不到處河聲流向西

上堂僧問虚空消殞時如何師云离婁行處浪滔天
復舉雪峰巖頭欽山參德山欽山問天皇也溍麼道
龍潭也溍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德山云汝試舉
天皇龍潭底看欽山擬議德山便打欽山被打歸延
壽堂云是即是打我太煞巖頭云你恁麼作後不得
道見德山雪竇拈云欽山置箇問端甚是奇特爭奈
龍頭蛇尾汝試舉天皇龍潭底看坐具便撼大丈夫

漢拏虎鬚也是本分位既不能德山令行一半若盡
令行雪峰巖頭揔是涅槃堂裏漢師云宗師非具透
關眼有格外機臨垂手之際又焉能辨其緇素只如
德山令行一半雪竇還免得也無既不能免當時若
從德山門下過也是與棒底漢驀拈拄杖云還見德
山麼乃卓一卓云賊是小人
月且上堂召大眾云三日前五日後若不揮劍漢父
捋巢明果有一轉語也要諸人共知犀因翫月紋生
角象被雷驚花入牙下座

明果語錄終

蘇州德章安國禪院語錄

嗣法門人

守誼等編

入院上堂僧問機不離位用處停機即不問未審万
機不到處如何通信師云一舉四十九進云坐斷十
方去也師云你要啞却老僧口那進云和尚是什麼
心行師云你也是什麼心行進云只這裏還著者一
句子得麼師云著得千句万句進云只如万機不到
處作麼生行李師云万機不到處七穿八穴進云爭
奈淨裸裸無依赤洒洒全露師云是上座得力處進
云只如僧問香巖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香巖
道万機休罷千聖不携踈山具什麼眼腦不肯香巖

師云闍梨納敗愈甚進云肯諾不得全還明得香嚴
意也無師云爛却你舌頭進云肯則肯作諸聖諾即
諾自己靈香嚴不肯踈山又如何話會師云平地上
喫交進云踈山後問鏡清肯諾不得全道者合作麼
生清云全歸肯諾此理如何師云失却拄杖子僧提
起坐具云爭柰者箇何師云錯認定盤星進云踈山
道不得全又作麼生清云箇中無肯路還得徑頂聖
底也無師云腦後見腮進云學人肯不存諾不立時
如何師云草裏輟進云任從天上輟不向地中埋師
云却較些子僧禮拜師云得箇驢兒便恁懽
師乃拈拄杖云三世諸佛也與麼六代祖師也與麼

天下老和尚也與麼章山更與諸人為蛇盡足卓一
卓云万機俱復削一箭中紅心復舉夾山會下有一
僧到高亭纔禮拜高便劈脊打僧云和尚莫打某甲
又禮拜高亭又打趕出其僧舉似夾山山云會麼僧云
不會山云賴汝不會汝若會即夾山口啞去師云高
亭一期忍俊不禁爭柰拄杖放行太速者僧當時若
是箇漢莫道高亭夾山便是達磨出來也斬為三段
何故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

上堂云少室峰前漆桶話墮曹溪路上賺殺闍梨是
汝諸人還曾夢見也未豈不見道千年田八百主
螾虫吞却虎復舉臨濟問院主什麼處去來主云州

中醪黃米來濟以拄杖劃一劃云還得者箇麼主
便喝濟便打次典座至濟舉似典座座云院主不會
和尚意濟以拄杖劃一劃云你又作麼生座禮拜濟
又打黃龍南禪師拈云院主下喝不可放過典座禮
拜放過不可臨濟令行歸宗放過三十年後有人說
破大滌喆和尚拈云院主下喝典座禮拜臨濟各行
古今獨邁師云二老漢雖力荷綱宗檢點來未免依
草附木殊不知大小臨濟被者兩箇漢破家散宅還
會麼殺人刀活人劍

上堂舉芙蓉和尚初參歸宗問如何是佛宗云我向
你道你還信否芙蓉云和尚誠言焉敢不信宗云即

汝是曰如何保任宗云一翳在眼空花亂墜法眼拈
云歸宗若無後語有什麼歸宗也法眼與麼道正是
盲人摸象乃拈拄杖云汝等諸人要見章山爲人處
麼擲下云三十年後

上堂舉僧問仰山法身還說法否山云我說不得
別有一人說得僧云即今在什麼處山乃推出枕子
示之馮山云寂子用劍刃上事師云若是劍刃上事
仰山何曾會用忽有箇衲僧出來問章山法身還解
說法否也只向作道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又問
說得底人在什麼處只對佗道三生六十劫
上堂舉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丈云獨坐大雄峰

僧禮拜丈便打師云大小百丈答話不了
上堂舉六祖受道之後過法性寺坐廓廡聞暮夜風
颯剝幡二僧對論一云風動一云幡動往復不已六
祖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二僧曰願聞其義祖曰
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師拈云一盲引眾盲
相牽入火坑
上堂德音老瞎禿從來沒滋味拈得口尖却鼻三更
二點唱巴歌無端驚起梵王睡喝一喝云我行荒草
裏汝又入深村

德音語錄終

饒州報恩光孝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

守誼 等編

師入方丈據坐云現成公案坐斷請訛錯下註脚捉
折你腰撩起便行必死之疾要須英俊別有生涯忽
遇衝雲俊鷲來時如何縵天網子百千重
上堂舉臨濟在黃蘗處三度喫棒底意旨你諸人還
覷得透也未直饒一咬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三世
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將什麼喫飯
上堂舉鹽官示眾云虛空爲鼓須彌爲槌什麼人打
得眾無對南泉云王老師不打者破鼓法眼云王老
師不打師云二尊宿大似喫李子只向赤邊咬報恩

今日與益官相見去也虛空爲鼓須弥爲槌要打便打莫問是誰驀拈拄杖卓一卓下座

上堂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盡是恒沙劫千佛數直饒信得及去大似掉棒打月東頭買貴西頭賣賤三十年後破草鞋向什麼處著添補叅堂去

上堂舉僧問幽溪和尚六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溪起繞禪床一匝而坐僧擬進語溪與一踏僧歸位立溪云汝與麼我却與麼汝不與麼我却與麼僧擬進語溪又與一踏云三十年後吾道大行師云善射者箭不虛發若是箇漢何處更有幽溪雖然只如鼉初一踏何似末後一踏試檢點看

浴佛上堂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至於拈花付囑達磨安心南北分宗曹溪列派向衲僧門下正如掘地覓天以拂子劃一劃云正當今日是我如來大師慶誕之辰天下叢林一年一度謂之浴佛若喫作浴佛喫棒有分若不喫作浴佛辜恩負義豈不見遵布衲浴佛次藥山遂問汝只浴得者箇要且浴那箇不得布衲云把將那箇來藥山便休去師云遵布衲當時若是箇漢待他道浴那箇不得便拈杓子劈面擲雖然也不得屈藥山何故不入虎穴爭得虎子上堂舉慈明和尚或時方丈內以水一盆上劄一口

劔下著一縷草鞋膝上橫按拄杖凡見僧入門便指
擬議便捧師云我當時若見便去左耳邊低低地下
一轉語待作貪觀天上却與一指纔擬議拔劔便斬
驀拈拄杖下座六衆一時起散

結夏上堂僧問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從南
來殿角生微涼時如何師云倒戈卸甲師乃拈拄杖
橫按云住山僧某甲據菩薩乘修寂滅行同入清淨
實相住持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
老僧二千年前與十二大士同在光明藏中親聞如
來金口丁寧付囑向二千年後爲末世衆生廣演斯
要今正是時報恩不敢囊藏被蓋更爲諸人八字打

開去也以拄杖卓一卓云先請文殊大士向山僧柱
杖頭上爲諸人說安居偈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
要會箇中意鐵船水上浮次當山僧重說偈言去也
文殊據虎頭山僧收虎尾中間諸菩薩隨例生歡喜
復以拄杖卓一卓下座

虎丘和尚忌日師拈香云平生沒興與撞著這無意智
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分著
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录木懸羊頭賣狗肉知作有
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
嚴教授請上堂僧問凝然湛寂有尋宗風廓尔現前
猶幸自己去此二途如何即是師云一槌便透進云

風捲長空千里靜日輪當午八方明師云未是上座
放身命處進云只如僧問揚岐和尚如何是佛答云
三脚驢子弄蹄行此理如何師云癡人棒打不死進
云未審那一脚踏在什麼處師云你又醉也進云忽
有人問和尚如何是佛未審如何對佗師云劈脊便
棒僧便禮拜師云不識痛痒漢師乃云五百力士揭
石義萬仞崖前撒手行十方世界一團鐵虛空背上
白毛生直饒拈却臍脂帽子脫却噉臭布衫向報恩
門下正好喫棒何故半夜起來屈膝坐毛頭星現納
僧前

上堂十五日巳前水長船高十五日巳後泥多佛大

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直得三千
大千世界一切衆生悉皆懽喜謂言打者一棒不妨
應時應節報恩不覺通身踴躍遂作詩一首舉似大
衆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
却兩邊翼恰似一枚大鐵釘

上堂謝維那舉興化問克賓維那汝不久爲唱道之
師賓云不入者保社化云會了不入不會不入賓云
惣不與麼化便打乃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伍
貫設饋飯一堂至來日齋時化自白槌云克賓維那
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想出雪竇云克賓要承嗣
興化罰錢出院且置却須索取者一頓棒始得棒既

突了作麼生索得雪竇要斷不平之事今夜與克賓
維那雪屈以拄杖一時打散師云大小雪竇與克賓
雪屈要且無合殺下座

解夏上堂舉僧問雲門初秋夏未前程或有人問未
審對佗道什麼門云大眾退後僧云過在什麼處門
云還我九十日飯錢來師云這僧有迎刃底謀略雲
門具殺活手段雖然若在報恩門下更須勘過始得
下座

上堂舉大愚芝和尚示眾大家相聚與莖蔞若喫作
一莖蔞入地獄如箭射師云好語要且無來處有人
辨得出與你一兩金下座

上堂盡大地無一粟米大十有九箇刺頭入膠盆有
般瞎漢只管說照用同時人境俱奪蓋為鑪鞴之所
鈍鐵尤多良醫之門病者愈甚報恩更作死馬醫未
免撞入漆桶喙裏復舉金峰和尚一日因僧問評乃
把住云輒不得道我有一則因緣舉似你僧作聽勢
峰與一掌僧云為什麼打某甲峰云我要者話行師
云者僧雖深入虎穴要且未具師子爪牙金峰雖有
師子爪牙奈有頭無尾汝等諸人還知報恩著力
處麼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上堂僧問呈撓舞掉則不問且道婆婆手中兒子甚
處得來巖頭扣船舷三下未審意旨如何師云焦博

打著連底凍進云當時若問和尚如何對佗師云一
棒打殺進云者老和尚大似買帽相頭去也師云你
向什麼處見巖頭僧云劄師云杜撰禪和進云婆生
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者一箇也不消得便擲向水
中又且如何師云少賣弄進云巖頭當時不覺吐舌
意作麼生師云樂則同懽僧提起坐具云但識取者
箇師云放下著復舉趙州一日雪中倒臥云相救相
救有僧便去身邊卧州便起去師云者僧如虫禦木
要見趙州天地懸殊有一般瞎漢便道報恩扶強不
扶弱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喝一喝下座
元正上堂舉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

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正啓祚万物咸
新僧云謝師答話清云鏡清今日失利僧又問智門
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門云無僧云年年是好年爲
什麼却無門云張公喫酒李公醉僧云老大大龍
頭蛇尾門云智門今日失利師云二尊宿一人背長
三尺一人項短二寸若檢點得出報恩今日失利
爲佛智師伯雪堂師叔舉哀上堂舉大覺和尚順世
謂衆云我有一隻箭子要付與人時有僧出云請和
尚箭大覺云汝喫什麼作前其僧便喝大覺打數棒
歸方丈次喚其僧來問汝適來會麼僧云不會又打
數棒擲下拄杖云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師云大

覺平生用一隻箭子穿天下衲僧鼻孔因甚到者僧
面前折却衆中莫有爲大覺雪屈底出來與報恩相
見有麼如無育王師伯薦福師叔亦未免喫報恩手
中痛棒何故有功者賞

上堂舉藥山謂雲巖云與我喫沙弥來巖云和尚喫
佗作什麼山云我有箇折脚鐺子要伊提上挈下巖
云恁麼則與和尚出隻手去也師云藥山道頭雲巖
知尾雖然頭尾相稱要且不知著耻

光孝語錄終

饒州東湖薦福禪院語錄

并序

左宣教郎饒州州學教授嚴 康朝 撰

臨濟正宗九傳而至佛果虎丘嫡嗣當代唯其應庵
應庵以歷劫堅剛之心見此道光明之本天然師子
吼裂破野狐心栗棘金圈不容情解銅頭鐵額也斷
命根要識應庵宗綱莫向此紙上卜度壬申六月旦
日書

嗣法門人

守詮 等編

入院僧問居妙嚴已傳道譽任大徹愈播嘉聲布栗
棘蓬於德章山中擲金剛因於鄴君國內掃蕩盲禪
暗證建立直指單傳未審如何是直指單傳底事師

云無恁麼事進云有恁麼事師云坐斷舌頭進云瞎
却了也師云穿過觸髅進云和尚也須照顧面門師
云中進云端的瞎師云過這邊立僧問保壽開堂三
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意旨如何師云正要恁麼問
進云三聖道和尚恁麼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
在是肯佗是不肯佗師云分身兩處看進云保壽柳
下拄杖歸方丈如何理論師云脚跟下黑漫漫地進
云恁麼則橫跨跛驢歸印土倒騎鐵馬上須彌師云
恁力乱神僧禮拜師乃云天清地寧時康道泰摩醯
正眼洞明肘後靈符光彩譬如善舞太阿終不自傷
其手又如壯士展臂不借佗力既尔水到渠成自然

風行草偃豈不見古德道緣不虛應似鏡臨形若能
於心無心於己無己於彼無彼於我無我塵塵壁立
万仞蕩蕩通徹十虛如是則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
立况饒城勝境伏虎道場因緣時節到來大家拗折
拄杖且到家據令一句作麼生道銀烹佛祖大鉗鎚
要與楊岐作頭底

上堂現成公案百匝千重峻如嶮崖平如鏡面便恁
麼去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豈不
見釋迦老子道譬如琴瑟笙篴雖有妙音若無妙指
終不能發焉拈拄杖卓云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謝首座書記藏主上堂有僧纔出禮拜師云靈利衲

僧僧云某甲不與和尚葛藤師云已被纏倒了也僧云恰是師云一釣便上問十年謾與泛禪河今古請訛透不過趙州喫茶即不問德山托鉢意如何師云一槌擊碎進云恁麼則天上去也師云仰望不及進云和尚因什麼高豎聲旗師云老僧從來恁麼進云學人亦與麼時如何師云笑殺傍觀進云鍾未鳴鼓未響老漢托鉢向什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此理如何師云坐斷天下人舌頭進云只如德山歸方丈有請訛沒請訛師云也有請訛也沒請訛進云和尚恁麼答話莫不得麼師云也得也不得進云老漢未會末後句在巖頭恁麼道還端的也無師云脚跟

下黑洞洞地僧云爍破面門也師云作麼生是末後句僧便喝師云更叅三十年進云那裏是巖頭密啓其意處師云路入桃源深處行進云德山次日陞堂與尋常迥別巖頭道且喜老漢會末後句要且只得三年三年後果化去又作麼生師云一不成二不是進云又與麼去也師云爭惟得老僧進云只如德山陞堂迥別巖頭道只得三年爲復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師云惣不與麼進云畢竟如何師云分身百草頭僧云掀倒禪床去也師云只恐不是玉僧禮拜師乃舉趙州會下有二僧相推不肯作第一座主事白趙州州云惣教伊作第二座主事云叢誰作第一

座州云裝香著云裝香了也州云戒香定香慧香解脫香

師云趙州下一槌不妨驚群動眾子細檢點將來也是泥裏洗土塊若是薦德門下不用相推第一座也有人第二座也有人第三座也有人雖然不免從頭注過第一座鐵眼銅睛眼不破第二座陽春白雪無人和第三座真實身心同達磨且道與趙州是同是別若也會得許你具一隻眼若也不會也許你具一隻眼有箇衲僧出來道惣不恁麼時如何對佗道切忌向鬼窟裏作活計

上堂舉僧問楊岐如何是佛岐云三脚驢子弄蹄行

僧云不會岐云湖南長老師云大小楊岐話作兩撮且道薦福為人眼在什麼處久立

上堂舉臨濟問僧甚處來僧云定州來濟拈棒僧擬議濟便打僧不肯濟云你已後遇明眼人去在後到三聖遂舉前話三聖拈棒僧擬議聖便打師云臨濟三聖當時若有轉身句後代兒孫未至掃土墓拈拄杖云更有一箇什麼處去也卓一卓下座

上堂舉泉大道訪慈明明遂問片雲橫谷口游入何處來泉左右顧視云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明云未更道泉遂作虎聲明以坐具打一下泉遂推慈明就坐明却作虎聲泉云某甲參七十餘頁善知識

今日始遇作家師云二老漢當時若踏著臨濟向上底我等今日飯也無喫還知薦福落處麼薦福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臨濟有四賓主話如何是賓中賓師云滿眼是埃塵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臘後薦取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東行不見西行利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脚下泥深三尺師乃云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衲僧門下却較些子且和泥合水一句作麼生道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

上堂舉僧問玄沙如何是學人自己沙云是你自己

雲門云沒量大人向語脉裏轉却時有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門云忽有人路上請老僧齋你出隨例得飯喫師云玄沙只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雲門雖有活人劍且無殺人刀雖然二俱不了落在薦福手裏且如何折合薦福拄杖卓一卓云輸賊王租了鼓腹唱謳歌

上堂舉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云是曹源一滴水師云法眼恁麼說詰眼觀東南意在西北忽有人問薦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只對佗道死久立

折雪上堂夜來得一番雪子細思量有五件奇特事

應時應節災殃殄滅能除惱熱衆人定疊又見老鴉
頭白且道衲僧門下畢竟如何文殊疾走無邊方普
賢眼裏重添屑

上堂舉德山一日有僧纔相看便近前作相撲勢山
云你怎麼無禮合喫山僧手中棒僧拂袖出去山云
饒你與麼也祇得一半僧轉身便喝山便打云須是
我打你始得僧云諸方有明眼人在山云汝天然有
眼僧以手擘開眼云猫山云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師
云者僧是透關底漢若非德山本分鉗鎚幾乎死在
句下只如德山道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又作麼生領
梅殘雪後雲鬢未梳時

上堂舉龐居士問馬木師不與方法爲侶者是什麼
人馬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東山師
翁有頌云一口吸盡西江水洛陽牡丹新吐葉簸土
揚塵沒處尋擡頭撞著自家底師云潭州紙貴一狀
領過

上堂平地上著衣喫飯十箇有五隻不知落處輕如
鴻毛重如泰山不必較之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知作是真是僞衲僧家口似血盆舌如利刀到
者裏因什麼口似匾擔東湖借路經過驀拈拄杖云
且道尋常在什麼處著到乃擲下云橫身當宇宙一
句定綱宗

上堂舉昔日師子尊者因剎賓國王秉劍於前云師
得蘊空否曰已得蘊空曰既得蘊空離生死否曰已
離生死曰既離生死就師乞頭得否曰身非我有豈
況於頭王便斬之白乳湧高數尺王臂自墮後來玄
沙云大小師子尊者頭也不解作得主師云隨樓毬
漢立覺徵云且道斬著斬不著師云將蝦釣繫汾陽
別云知師不悟師云將錯就錯雪竇云作家君王天
然有在師云提水放火翠巖芝云當時祖引頸王舉
劍與麼時有人諫得住麼至今無人斷得此公案如
今衲僧作麼生斷師云莫要說夢芭蕉云賣寶遇著
瞎波斯師云誣人之罪琅琊云剎賓好一口劍爭奈

劍上無眼尊者好箇師子且不解返躑師云賊過後
張弓復云者一隊漢被山僧勦絕了也還見師子尊
者麼驀拈拄杖卓一卓云修身練行恐辱先也

因雪上堂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
物冷水浸冬瓜大家厮涵涵雖然涵涵中却有箇分
曉處驀拈拄杖云山僧夜來吟得箇山偈舉似大眾
雪子落紛紛烏盆變白盆忽然日頭出依舊是烏盆
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長老此是雪詩乃對作道
冬行春令便下座

上堂若作一句商量喫粥喫飯阿誰不會不作一句
商量屎坑裏虫子笑殺閻梨驀拈拄杖云拄杖子罪

犯弥天貶向二鐵圍山且道薦福還有過也無卓柱杖云遲一刻

上堂舉明招到泉州坦和尚處坦上堂云夫參學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明招便問一人所在即不問如何是半人所在坦無語後令小師問明招明招云汝欲識半人所在麼也只是箇弄泥團漢師云我聞獨眼龍果然只具一隻眼忽有衲僧出來問一人所在即不問如何是半人所在劈脊便棒更問如何是一人所在便與連夜趕出何故一不做二不休

薦福話錄終

饒州莞山寶應禪院語錄

嗣法門人

守詮等編

上堂古釋迦不先新彌勒不後正當恁麼時盡乾坤大地人性命摠在應庵手裏雖然如是大丈夫漢阿誰無一坐具地直饒千佛出世要侵他底不得何故蓋緣祖父契書四至分明既遇至鑑難逃今日不免圓却此話乃豎起拂子云九萬里鵬纔展翼一千年鶴便翱翔

上堂明不見暗暗不見明明暗雙忘無異流俗阿師野犴鳴師子吼師子吼野犴鳴三家村裏臭糊糝價增十倍驪龍頷下明珠分文不直若作劫槽巴鼻甚

處得來三十年後換手提臂未是苦在

病起上堂法身病色身即是法身色身病法身即是色身如是次第自幼至老病至膏肓神醫拱手處万病脫然直下正體如如更轉向那邊然後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故能顯示攢簇不得底病直教千聖覓起處不得普入一切衆生身內全衆生之病入大解脫門證無生法忍始可津濟四生梯航九有若不如是空病何爲敢問諸人只如山僧許多時病且道與適來所說之病是同是別若道是同未見老僧在若道是別亦未見老僧在何故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上堂盡大地不是自己你諸人二六時中向什麼處措足直饒滴水冰生要且事不相涉豈不見大梅悟心於馬祖言下臨濟契證於黃蘗棒頭雖然衲僧門下又且不然何也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上堂舉子胡和尚門下立一牌牌上書云子胡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則喪身失命僧問如何是子胡狗胡云嗶嗶臨濟下二僧來參方揭簾胡云吾狗二僧回顧子胡便歸方丈師云二僧若親從臨濟來子胡要歸方丈未可者老漢雖憤得其便爭奈咬者僧不殺且道利害在什麼處上堂云十五日已前大底大小底小十五日已後小

底小大底大正當十五日不大不小且道是佛耶是
祖耶是九耶是聖耶是人耶是非人耶擬議不來劈
脊劃更嫌何處不風流

上堂舉僧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又僧
問趙州如何是道云牆外底又僧問白雲如何是道
云始平即如何是道中人云赤心為主師云且道這
三句是同是別若道同語又參差若道別佛法不到
今日還縑素得出麼若縑素得出莞山拄杖兩手分
付若縑素不出它日撞着聾頭去在

莞山語錄終

廬山歸宗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

中詮 等編

師入方丈據坐云九為善知識居此室者須行五無
間業然後示以鑊湯爐炭刀山劔樹碓磨磨謂之
抽釘拔楔解黏去縛若是下劣種草必定望崖而退
唯是法王真子始可親近正恁麼時如何喝一喝便起
上堂僧問昔年王右軍捨宅為寺天下歸宗道場直
得三世諸佛時時出現歷代祖師日日開堂正恁麼
時截浙絮流一句作麼生道師云渠儂得自由進云
按轉大地人鼻孔忽遇知有底人來如何相見師云
列在下風進云善財別後無消息樓閣門開竟日閑

師云須是與麼進云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
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須知更有全提時節如何
是全提時節師云賺殺閻梨師乃云一句子銅頭鐵
額一句子半合半開一句子和泥合水揭示拈花要
旨洞明少室家風掀翻今古葛藤坐斷明暗途轍苟
能直下承當頓見本來面目不必覺城東際始見文
殊樓閣門開方參慈氏一見一切見一聞一切聞一
明一切明一用一切用豈不見昔日有僧辭歸宗宗
問向什麼處去僧云諸方學五味禪去宗云我這裏
只有一味禪僧問如何是一味禪宗便打僧云莫打
某甲會也宗云你作麼生會僧擬開口宗又打黃蘗

聞云馬祖出八十四頁善知識箇箇阿鞞鞞地唯有
歸宗較些子圓悟師等道若非黃蘗深辨端倪泊乎
勞而無功師云二尊宿只解扶強不能扶弱若作一
味禪入地獄如箭其或別有生涯何異鑊水作王且
道節角在什麼處驀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真淨和尚道頭陀石被莓苔裏擲筆峰遭
薜荔纏羅漢院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
未審明什麼邊事師云他是閑西子愛說川僧話復
舉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峰云待波出網
來即向汝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
峰云老僧住持事繁師云若謂二俱作家未具透閑

眼在且道歸宗恁麼說話還見二老落處麼諸人若
辨得出歸宗性命在諸人手裏若辨不出諸人性命
在歸宗手裏珍重

檀越裝佛上堂云正眼洞明十虛無間直下坐斷情
塵意想不落玄妙機關只向生佛已前識取本來面
目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中不恁麼剗草除根
不恁麼中却恁麼同生同死正如壯士展臂不假佗
力又如師子王將威得大自在有時拈一莖草作文
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亦能殺人亦能
活人正恁麼時歸宗如何折合百寶裝嚴無相身一
超直入如來地復舉昔毗藍園裏摩耶聖母左手攀

枝釋迦老子右脇降誕九龍吐水沐金軀四顧周行
各七步作大師子吼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後來雲門
大師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
下太平師云達之居士打開無盡寶藏運出自己家
珍裝嚴釋迦老子且道與雲門是同是別若道是同
一人打殺一人成就若道是別佛法豈有兩般這裏
覷得透去堪為如來種草苟或未然山僧有一頌舉
似諸人跛脚雲門言打殺達之居士不全身當陽出
格無多子報佛深恩只兩人

化主請上堂法身無相而諸相顯然法眼無瑕而群
機洞照所以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德山入門便

捧臨濟入門便喝至於歷代祖師撩鉤搭索路布葛
藤無不精徹淵奧通證十虛塵塵尔刹刹尔念念尔
時有西蜀比丘希慧從那伽大定安詳而起不離是
定入諸塵勞門成就一切衆生行願海此心既辨克
就今辰警備齋着供養釋迦如來五百十六應真天
阿羅漢且道釋迦老子還來也無若道來即今在什
麼處若道不來又供養箇什麼諸人向這裏覷得透
便與釋迦老子同一心知同一眼見同一受用其或
未然歸宗更下箇註脚但願東風齊著力年年吹入
我門來 復舉丹霞問僧從什麼處來僧云山下來
霞云喫飯也未僧云喫飯了霞云將飯與汝喫底人

還具眼麼僧無語後來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報
恩有分因什麼却不具眼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
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福云汝道我瞎得麼師云
丹霞既已龍頭蛇尾長慶保福只得將錯就錯雖然
二三老宿要且不知這僧落處具擇法眼試請辨着
上堂舉雲門道若說菩提涅槃真如解脫是燒楓香
供養你若說佛說祖是燒黃熟香供養你若說超佛
越祖之談是燒餅香供養你皈依佛法僧下去師云
三百六十骨節八万四千毛竅被雲門一棒打開了
也還有為衆竭力底麼出來為雲門作主與歸宗相見
上堂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膈月火燒

山師云香林怎麼道老鼠入牛角忽有人問歸宗如何是衲衣下事只對佗道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上元日上堂十五日已前提水放火十五日已後雀喚鷓鴣鳴正當十五日風恬浪靜雨順風調民安國泰有一句子到你啞却我口無一句子到你瞎却你眼三文錢娶箇黑老婆頭不梳面不洗知佗是九是聖鷲拍禪床一下云不入驚人浪難尋穩意魚

上堂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眼見如盲口說如啞蘇州人歎常州人打爺大宋國裏只有兩箇僧川僧浙僧其佗盡是子淮南子江西子廣南子

福建子豈不見道父慈子孝道在其中矣

靈濟王生日上堂大方無外大道無門大用全彰大機普應洞明向上家風顯示今時樞要靈從何來包法界以無邊聖從何起置毫末而非溢真靈無功其功廣大真聖無體其體充滿譬如虛空具含衆象於諸境界無所分別又如虛空普遍一切於諸國土平等隨入在天同天在地同地在人同人如是則小中現大大中現小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即舍開山不見半邊鼻孔拭眼革律打失一雙耳朶鷲拈拄杖云二老今日向山僧拄杖頭上慶賀靈濟生辰各與二十拄杖何故當觀法王法法王法

如是下座

上堂飯籬邊添桶裏相唾饒你滾水相罵饒你接嘴
黃河三千年一度清蟠桃五百年一次開花鶴勒那咬
定牙關朱頂王呵呵大笑歸宗五十年前有一則公
案今日舉似諸人且道是什麼公案王節級失却帖
上堂釋迦老子道十方國土中准有一乘法一動一
靜一出入是非窟裏閉市門頭劔樹刀山鑊湯爐
炭且道是一乘法不是一乘法齷漢不要妄想山是
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其間有一箇半箇撩起便
行脚跟下好與三十拄杖豈不見雲門道直得盡乾坤
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

須知有全提時節大小雲門聽事不真喚鍾作甕
上堂舉歸宗嘗與南泉同行一日告別煎茶次泉乃
云從前與師兄商量語句彼此已知向後忽有人問
極則事作麼生宗云這一片地好卓庵泉云卓庵且
置畢竟事作麼生宗踢倒茶鉢便起泉云師兄喫茶
了某甲未契茶宗云作這箇語話滴水也消不得泉
休去五祖戒拈云南泉只解作主師云五祖只知其
一不知其二殊不知南泉貪枉太急歸宗薄處先穿
二老雖共發明馬祖正眼要且極則事未夢見在何
故家住東州

新鑄鐘上堂示眾有大智人具大知見啓大爐鑪香

大紺鉢然後示大機顯大用於二百日中成此大法
器住大辭脫門亘千萬億劫震大圓音空明暗相以
此津濟四生以此梯航九有以此祈祥懺罪以此息
苦停酸以此竭示頂門正眼以此流通佛祖慧命直
得星飛電捲山色凝光鳳舞鸞翔龍馳虎驟豈不見
玄沙和尚道直似秋潭月影靜夜鍾聲隨扣擊以無
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苟能於此洞明
便見玄沙老子即今向紫霄峯下拭眼堂前騎聲蓋
色坐斷十方脫或未然塞却耳根分明聽取

元正日上堂僧問昔有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
雲門云花藥欄此意如何師云深沙劣眼睛師乃云

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人倫古今山河釋迦彌勒
坐籌帷幄耶舍拭眼罷戰沙場且道功成名遂一句
作麼生道万人還仰處紅日到中天

上堂舉唐朝因禪師微持嘗運槌擊塊次見一大塊
戲裊猛擊之應碎豁然大悟後有老宿聞云盡山河
大地被因禪師一擊百雜碎師云老宿恁麼道縱知
因禪師落處嘗鐵負鞍有日在這裏著得眼去也是
徐六搭板

上堂舉龐居士一日問高峰云此去華頂有幾里峰
云什麼處去來士云可謂峻硬不得問著峰云是多
少士云一二三峰云四五六士云何不道七峰云纔

道七便有八士云得也得也峰云一任添取士云不
得堂堂道峰云還我恁麼時龐老主人公來士云少
神作麼峰云好箇問許問不著人土云將為將為師
拈云發大機顯大用且非電光石火疾焰過鋒要須
平地上峻崖孤峻處平坦看作二老深入虎穴透徹
淵源至於結帛羅紋游刃磅礪得大自在因甚華頂
峰未曾到只如高峰云還我恁麼時龐老主人公來
士云少神作麼歸宗向這裏擬著箇眼也要諸人瞥
地良久云竹影掃塔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
上堂舉龐居士訪長髭值上堂大眾集定士便出云
各請自檢好長髭便示眾士却於禪床右立時有僧

問不觸主人公請師答話髭云識龐公麼僧云不識
士便拈住其僧云苦哉苦哉僧無語士托開髭少間
却問士云適來這僧還喫棒否士云待伊甘始得髭
云居士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士云恁麼說話某
甲即得外人聞之要且不好髭云不好箇什麼士云阿
師只見鑿頭方不見錐頭利師拈云風行草偃水到
渠成親面提持斬釘截鐵龐居士打開無盡寶藏運
出自己家珍要且只解自家富貴安能富貴別人長
髭久經陣敵慣戰作家至峻至危處愈見八面玲瓏
歸宗大眾集定其間設有一箇半箇善能自檢便與
趕出何故家無白澤之圖豈有如是妖怪

退請再歸上堂釋迦老子道不著底句歸宗今日道
著達磨祖師拈不出底機歸宗今日拈出從上佛祖
百孔千瘡一切與汝諸人塞却便好各各安家樂業
照管祖父田園自然時清道泰兩順風調吹無孔笛
唱太平歌不妨使活平生雖然以世諦推之則有利
有害若以佛法商量則無固無必所以道動若行雲
止猶谷神既無心於彼此豈有象於去來去來不以
象動靜不以心如如是則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不
免高挂鉢囊拗折拄杖且坐斷金輪峰一句作麼生
道如斯標志雖清拙大丈夫兒合自由復舉南禪師
出城還山有頌示衆去時一溪流水送回來滿谷白

雲迎一身去住非去住二物無情似有情師云南禪
師好則好祇是愛便亘山僧也有一頌舉似大衆去
時冒雨連霄去回來帶水又拖泥自怪一生無定力
尋常多被業風吹

塑佛開光明示衆云達之居士以無礙智力洞明吾
佛相好以無礙辯才成就一切奇特殊勝不可思議
解脫門設使虛空為口江海為舌盡塵沙劫讚歎而
莫得其彷彿矣且道釋迦老子是有光明可開是無
光明可開若道有光明可開歸宗當墮五無間獄若
道無光明可開盡乾坤大地無一人發菩提心到箇
裏苟非契證從上諸佛妙心又焉能觀瞻如來勝妙

頌相正當甚麼時如何當陽拈出真消息豈教辜負
釋迦文

上堂拈毛戴角拽杷牽犁耕荆棘林下地獄種開三
毒花結無明果是故見者聞者悉起惡念惡念起時
充塞虛空即虛空體證魔王身正當甚麼時誰是施
者誰是受者箇裏緇素得出許你諸人有出身路苟
或未然且道佛之與魔是一是二一二之義汝等諸
人且莫瞌睡為甚如此三十三天耀氣毬

上堂僧問擊開華嶽巨靈謾騁其威百步穿楊由基
未為中的祖師門下如何理論師云透頂透底進云
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向上問將來進云相逢

不拈出舉意便知有師云未是向上事在進云記得
僧問濛溪和尚云不落九聖機請師別道溪鳴指三
下此意如何師云傷鋒犯手進云巖巒峭峻如何超
途溪良久又作麼生師云莫向良久處會進云祇如
濛溪恁麼答話還有為人處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
是濛溪為人處師云敗也敗也進云祇如這僧道濛
溪今日瓦解消未審過在其處師云看閣梨失却
鼻孔進云溪擲下拂子僧拈起溪便喝僧呵呵大笑
云事不孤起此意如何師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進
云這僧會了恁麼道師云正好檢點進云祇如濛溪
道暗中拈繩誰辨曲直僧云抱劍傷身是誰之咎又

7
作麼生師云二俱瞎漢進云未審者兩轉語那一轉
親師云惣不親進云恁麼則歸宗今日出古人一頭地
也師云臭要埋沒老僧進云僧拂袖便行溪云難遇
此子意作麼生師云笑破乞兒口進云抵如濛溪恁
麼道爲復成人之美爲復陷虎之機師云坐斷咽喉
進云不貪香餌味可謂碧潭龍師云一釣便上僧礼
拜師云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
非本法是汝諸人八万四千毛竅三百六十骨節祖
師一時打開了也歸宗更爲破慳卓拄杖一下下座
上堂舉龐居士訪洛浦士拜起云仲夏毒熱孟冬薄
寒浦云莫錯士云龐公年老浦云何不寒時道寒熱

時道熱士云患聾作麼浦去放你三十棒士云啞却
我口瞎却你眼師云龐居士雖是煨了底金要且未
經本分鉗鎚洛浦雖輕放過歸宗不免賊過後張弓
當時待佗道仲夏毒熱孟冬薄寒便與趕出何故事
不橫推理無曲斷

端午上堂五月五日端午節好事當陽難掩塞歸宗
突出拄杖頭照神野鬼俱消滅俱消滅劫下寒泉忽
倒流嶺上白雲不敢白復舉文殊一日令善財採藥
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遍採無不是藥却來白云無
不是藥者文殊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拈一莖草與
文殊文殊提起示衆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師

云大小文殊被善財接却眼睛下座

上堂僧問林泉曰永殿閣涼生時節因緣即且置百丈捲席事如何師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進云抵如馬祖歸方丈作麼生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進云苦山道龍袖拂開全體現又作麼生師云刺頭入膠盆進云汾陽道師意如何首山云象王行處絕狐蹤豈不是明百丈捲席意師云兩箇無孔鐵鎚進云汾陽於言下悟去還端的也無師云聽事不真喫鍾作甕進云汾陽如此悟去也合喫歸宗手中棒師云過在什麼處進云負觀山色好忘却祖師禪師云闍梨棒教誰喫僧禮拜云謝師答話

師乃舉風穴示衆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壘處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於此明得闍梨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闍梨闍梨與老僧亦能迷却天下人亦能悟却天下人欲識闍梨麼古邊一拍云這裏是欲識老僧麼左邊一拍云這裏是師拈云大小大風穴不會轉身句

上堂云從上佛祖道不得底拈不出底歸宗今日盡情與你諸人拈出有般漆桶見拄杖便喫作拄杖有般漆桶見拄杖不喫作拄杖似這般底向歸宗門下總是擔枷帶鎖漢五十年前一百年後拳趂相副箭鋒相拄且道爲什麼人發機吐婆尸佛早留心直至

如今不得妙

上堂云衆學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看經講教是錯用心行住坐卧語言三昧是錯用心喫粥喫飯局屎送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拽不出

歸宗語錄終

婺州寶林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

守詮 等編

師受請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意如何師云斬釘截鐵進云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云隨邪逐惡進云恁麼則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師云不是恁麼 師乃云孤峰頂上聳壑昂霄好不資一毫十字街頭和泥合水醜不資一毫如是則在彼在此同得同用所以道我此法印爲欲利益世間故說在所游方勿妄宣傳到箇裏推倒須弥飲乾大海於其中間出沒卷舒了無妨礙且應緣利物一句作麼生道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

當晚小叅僧問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此意如何師云一人傳虛萬人傳實進云為復是神通妙用法尔如然師云一刀兩段進云金鷄啄破琉璃殼玉兔挨開碧海門師云猶欠一半在問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世人世人皆不識如何是弥勒師云是甚乾屎橛進云若然者頭頭垂示處子細好生觀師云你無佛性觀作什麼僧禮拜師乃云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億是時示時人時人俱不識這老漢四稜塌地了也是汝諸人還識得也未若識得正是眼中添屑若不識寶林有過便下座

上堂云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者老臊胡當時若知有轉身句是你諸人未免橫屍露骨且道寶林恁麼告報還有地頭也無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

謝知事上堂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祇如一喝未施已前還有賓主也無既分之後那箇是賓那箇是主者裏緇素得出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祇如賓不是賓主不是主且一喝落在什麼處橫按鎖鑰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上堂云佛祖正印衲僧嘉苴有眼如盲有口如啞更問如何可知礼也

上堂舉興化見同參來纔上法堂化便喝僧亦喝化
又喝僧復喝化近前拈棒僧又喝化云你看者瞎漢
猶作主在僧擬議化直打出法堂侍僧問適來僧有
何相觸忤化云是佗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
有用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遭到這裏去不得似者
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師云興化門牆千仞從來家
法森嚴這僧暗透重關要晉洞中春色好則好未免
二俱失利秭如興化道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遭又
作麼生天堂未就地獄先成

上堂舉安國挺禪師因僧問五祖真性緣起其義云
何祖默然時挺禪師侍次乃謂大德正與一念時是
真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師云五祖不合默然好
與二十棒挺禪師不合道大德正與一念時是真性
中緣起也與二十棒其僧言下不合大悟也與二十
棒且道寶林還有過也無也與二十棒

上堂舉龐居士一日賣柴離撲倒在地靈照便去身
邊卧士云作麼照云見爺倒地特來相扶師云居士
倒地靈照扶起乞兒伎倆討甚巴鼻擊禪床下座
上堂盡乾坤大地撮來無一絲毫許你諸人向甚處
安身立命直饒個儻分明去未免無繩自縛且道寶
林恁麼還有著力處也無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
口過殘春

土堂僧問楊岐問慈明幽鳥語喃喃碎雲入亂峯時
如何明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此意如何師云
兩箇漆桶失却鼻孔進云是什麼人收得師云是上
座進云爭奈不亂拈出師云賊身已露進云祇如楊
岐道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慈明便喝還有爲人處也
無師云無爲人處進云許多葛藤向甚麼處著師云
虛空裏著進云虛空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作麼生著
師云恰好進云楊岐亦喝慈明又喝意作麼生師云
平地喫交進云爭奈楊岐一拳還一拳一趯還一趯
師云莫謗楊岐好進云見成公案師云何不拈出僧
便喝師云有甚交涉 師乃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量才補職捨重從輕二百箇衲僧一百九十九箇匙
挑不上且道那一箇著在甚麼處瞎漢歸堂去
冬至上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衲僧活計不在兩頭
有般癡漢便問未審在什麼處似者般底不打更待
何時且道寶林恁麼道還有過也無試定當看
上堂舉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門云蚌含明月僧
云如何是般若用門云兔子懷胎死和尚拈云如
何是般若體一堆屎如何是般若用屎堆裏垂師云
兩箇漆桶一時話墮了更添一枚如何是般若體相
見便無禮如何是般若用從來愛打關且道三箇漆
桶還有優劣也無若檢點得出許你具頂門眼

退院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在任即
印破有般漆桶便向不去不在處坐地無異蚊蚋以
足欲探滄溟之深淺其可得乎豈不見古人道世人
任處我不在世人任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任大
都緇素要分明祇如死心和尚一日披火示僧云若
喫作火燒殺你不喫作火凍殺你是你請人還緇素
得出麼苟或未然珍量五湖雲水空矣看千嶂起風雷

寶林語錄終

婺州報恩光孝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

守詮 等編

入院上堂僧問祇者是埋沒自己祇者不是辜負先
聖去此二途和泥合水處請師道師云玉筋撐虎口
進云一言金石譚來重萬事鴻毛脫去輕師云莫瞞
老僧好進云和尚得恁麼絮那師云你莫作絮會進
云爭奈步步相隨言言見諦師云却是你絮
師乃云古佛家風遇古佛然後拈出大人境界見大
人乃可顯揚今日朝旃臨筵人天普集古佛家風既
展大人境界全彰揭示摩醯正眼洞明少室真機頓
契佛祖不傳妙心開悟父母未生面目直下斬釘截

鐵猶是把纜放船苟若說心說性未免和泥合水
這條通天活路千聖共行万靈同轍淨裸裸沒虚空
赤洒洒無空缺雖居有為界示無為法而不滅壞有
為之相雖居無為界示有為法而不分別無為之相
如是則如鐘在虛扣之則鳴似鏡臨臺物來斯照於
其中間應變万差出没卷舒得大自在祇如應真不
借一句又作麼生雙溪源脉深無底濟物僧無有倦
時復舉王常侍與臨濟至僧堂乃問這一堂僧還
看經也無濟云不看經還習禪也無濟云不習禪待
云經又不看禪又不習畢竟作什麼濟云惣教成佛
作祖去侍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濟云我將為你是

箇俗漢師云風行草偃葉落知秋臨濟雖本分鉗錘
常侍乃頂門具眼祇如今日判府殿撰正言入山
與老僧相見雖無僧堂可至亦無佛法商量祇者便
是出佗一頭地處且道以何為驗以此為驗

上堂舉趙州和尚一日見僧來便面壁書梵字僧展
坐具禮三拜州轉身僧收坐具便行州云苦苦僧撫
掌呵呵大笑師云苦苦苦中苦樂中苦誰道黃金如
糞土象骨老師曾毬毬秘魔拟下捉老鼠

上堂舉僧問雲門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
什麼處懺悔門云露師云光孝著一轉語不是老僧
見處亦非垂手為人何故豈不見道字經三寫烏焉

成馬

上堂舉灌溪初參臨濟纔跨門濟慕曾擒住溪便云
領領濟便托開師云灌溪氣宇如王被臨濟活埋在
鎮州十字街頭當時若是光孝捧折也未放作在何
故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

上堂舉龍牙和尚道雲居師兄得第二句我得第一
句西院云祇如龍牙與麼道還扶得也無雲門云須
禮拜雲居始得西院云傍觀者哂師云龍牙若非西
院當頭坐斷幾乎打破蔡州雲門冷處著把火義出
豐年光孝過犯彌天一任諸方檢點
光孝話錄終

再任歸宗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

盛 等編

入寺上堂僧問灌溪初參臨濟纔跨門濟慕曾擒住
未審是何宗旨師云無宗旨進云灌溪見箇什麼道
理便云領領師云無道理可見進云爭奈眼似銅鈴
轉師云你向什麼處見二老宿僧便喝師云蝦跳不
出斗 師乃云大道無方所從客裏海間幾思歸隱
處安樂在廬山如是也周旋舊日家風豈敢妄更途
轍再禮耶舍相好重瞻拭眼慈容祇要聲和響順形
直影端所以道拈起也天回地轉應須拱手歸降放
下也草偃風行必合全身遠害在彼在此本無間然

一去一來豈有二相雖然猶是業識茫茫且風恬浪靜一句作麼生道雲靜日月正雪晴天地春

上堂寶劍未施盡大地人喪身失命古鏡未磨盡十方世界向甚處出頭這般野狐見解是諸方普請會底汝等諸人作麼生折令片雲歸洞晚斜日去天低入羅漢五臟示衆云黃面老人乾屎橛參隨一火爛泥團心肝腸胃皆條直蔬飯茶花照膽寒佛法雖然未夢見神通却許入雲端應須痛念歸宗寺時復持盂下翠巖

上堂云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從朝至暮啾啾唧唧說黃道黑不知那裏是二時上堂喫粥喫飯不覺嚼破

舌頭血滅梵天四天之下霈然有餘玉皇大帝惡發追東海龍王向金輪峰頂勸勸頃刻之間追汝諸人作證見也且各請依實供通切忌回避儻若不實喪汝性命

上堂舉僧問徑山掩息如灰時如何山云猶是時人功幹僧云幹後如何山云耕人田不種僧云畢竟如何山云禾熟不臨場師云鳳閣香沉雪巢夜冷半窻明月和氣藹然正恁麼時且道歸宗與徑山還有相見分也無見與不見即且置祇如這僧問徑山還具眼麼苟或未然雲藏無縫換鳥宿不萌枝萬杉和尚到上堂大底大小底小長底長短底短曲

底曲直底直方底方圓底圓正底正邪底邪為復是
佛耶是菩薩耶是羅漢耶是聖僧耶是鬼神耶是天
仙耶我昔聞是法未嘗妄宣說是義非義是隨義隨
非是非義非非義是隨句隨若作佛法商量達磨一
宗掃土而盡不作佛法商量老僧活醜地獄是你諸
人還緇素得出麼苟或未然少間下座同知事願首
攀請新萬杉和尚為衆說破

上堂舉僧問梁山和尚家賊難防時如何山云識得
後不為冤僧云識得後如何山云貶向無生國裏僧
云莫便是佗放身立命處也無山云死水不藏龍僧
云如何是活水龍山云興雲不吐霧僧云忽遇傾湫

倒岳來時如何山下禪床把住云莫教濕却老僧袈
紗角師云梁山和尚與賊相戰兵刃交接填然鼓之
雖不棄甲曳兵而走要且祇解戰賊不能殺賊忽有
人問歸宗家賊難防時如何劈脊便棒何故豈不見
道齊之以禮

上堂舉百丈和尚示衆云汝開田了我與汝說大義
僧云開田了請和尚說大義丈展兩手白雲端和尚
拈云百丈說大義祇於此當時再參馬祖底向什麼
處去也若言更有在未免與蛇盡足且道作麼生得
知百丈老人立地處乃云客來無茶點蒿湯備禮儀
師云白雲要見百丈再參馬祖底道理直是好笑笑

須三十年又道作麼生得知百丈立地處也與笑三
十年客來無茶點高湯備禮儀也與笑三十年三笑
而九十年為復笑白雲批判未當為復別有道理汝
諸人若檢點得出歸宗拄杖子兩手分付苟或未然
幾度醉歸明月夜笙歌引入畫堂前

上堂舉瀛山問雲巖云承聞子在藥山是否巖云是
為云藥山大人相作麼生巖云涅槃後有山云如何
是涅槃後有巖云水洒不著雲巖却問未審百丈大
人相作麼生山云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
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你下嘴處師云二尊宿說大
人相何異指鹿為馬忽有人問歸宗虎丘六人相作

麼生祇對佗道九九百百半青半白

上堂舉睦州示眾云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有僧
問云如何是裂開州云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
解脫即心即佛我且與麼道你又作麼生僧云某甲
不與麼道州云盞子落地椀子成七片雲峰悅云相
罵饒你接嘴相唾饒你潑水師云我且問你諸人雲
峰恁麼拈提為復是見睦州意耶明睦州語耶歸宗
因行不妨掉臂不是禪不是道不是玄不是妙久立
伏惟珍重

上堂僧問藥山小叅不點燈德山小叅不答話未審
意旨如何師云二俱瞎漢僧云可謂端居坐底人

氣衝斗牛師云不是這箇道理僧云恩深轉無語懷
抱自分明師云切忌錯承當僧又問崇壽和尚道識
得橙子周匝有餘未審和尚還肯住也無師云老僧
深肯住僧云雲門道識得橙子天地懸殊又作麼生
師云穿却鼻孔僧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又作麼生
師云君子懷義僧云還許學人露箇消息也無師云
有何不可僧云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師云猶帶文彩在僧禮拜師乃云識得橙子周匝
有餘識得橙子天地懸殊若向周匝有餘處會理上
偏枯若向天地懸殊處會事上偏枯且道歸宗為人
在什麼處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上堂舉丹霞訪忠國師值國師睡次乃問侍者國師
在否者云在則在祇是不見客霞云太深遠生者云
莫道上座佛眼也顯不見霞云龍生龍子鳳生鳳兒
國師睡起侍者舉似國師師打侍者二十棒趕出院
霞聞云不認爲南陽國師師云侍者喫棒出院蓋千
載一時然歸宗豈免眼熱丹霞故雖好手爭奈落在
國師網子裏諸人還辨得麼苟或未然猶握金鞭問
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
上堂舉弘覺禪師一日問僧者者是什麼經僧云維
摩經弘覺云我不問維摩經者者是什麼經其僧言
下知歸師云可憐者僧被弘覺活理在荒草裏諸人

若定當得出明窻下安排苟或未然一任敲鞞打瓦
上堂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三十三天二
十八宿盡在歸宗拄杖頭上結夏歸宗為伊說一字
法門過去恒沙劫有寶花王如來分付老僧向二千
一百丹五載後對衆顯示我等比丘今正是時且道
一字法門作麼生說驀拈拄杖卓一卓云啞薩哩嚩
吽囉吒娑訶復有偈舉似大衆金錫罷游留罪壁草
鞋乾曬待秋風且那長夏深思省者是平生有底功
真實行藏宜保惜虛頭伎倆疾消鎔老僧豈是多饒
舌要與諸人氣味同

上堂召大衆云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盃子

落地揀子成七片胡張三黑李四知作是有耶是無
耶歸宗若放過燈籠露柱若若木盡欺你諸人去
也若不放過你諸人如何湊泊驀拈拄杖卓一卓云
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請監收上堂僧問三玄三要即不問時節因緣事若
何師云狗咬枯骨進云臨濟示衆云一人常在途中
不離家舍一人常在家舍不離途中未審意旨作麼
生師云鐵蛇鑽不入進云忽若有人出來掀倒禪床
又作麼生師云賊過後張弓進云未審此二人那箇
受得人天供養師云惣受不得進云人人具足箇箇
圓成為什麼受不得師云且緩緩僧問廣達咨和尚

三通鼓罷大衆雲臻請師說法師云達進云莫恠渠
儂多意氣佗家曾踏石頭關師云你被老僧達殺了
也進云和尚祇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師云如何是
活人劍進云喝下已分泥水路箇中消息有誰知師
云如何是殺人刀僧云已在言前師云何曾道著
師乃云古來爲法老尊宿荷衆曾無有倦時况是年
來衰落甚動爲多與行相違應須痛念平生事著意
披襟善護持顆粒果能無滲漏少林初不隔毫釐

後歸宗語錄終

江州東林太平興龍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

守詮 等編

師入方丈據坐云西天四七唐土二三盞向者裏釘
椿搖櫓新東林爲你諸人解纜放船未說起宗異目
若得齊眉共矚亦可明窓下安排苟或如之若何未
免攔腮搨出

上堂舉安國問僧得之於心伊蘭作旃檀之樹失之
於言甘露乃蒺藜之園我要箇語具得失兩意僧豎
起拳頭云不可喚作拳頭國云祇爲喚作拳頭雪竇
拈云無繩自縛漢拳頭也不識師云若見得雪竇眞徹
便見安國龍頭蛇尾若見不徹伊蘭作旃檀之樹甘

露乃疾藜之園

上堂舉丹霄因過一院值疑寒遂於殿中見木佛乃取燒火向院主偶見呵責曰何得燒我木佛震以杖撥灰云吾燒取舍利王云木佛何有舍利震云既無舍利更請兩尊再取燒之院主自後眉鬚墮落師云諸方商量道院主忽起疑心而致斯禍又云院主天寒不與丹霞火向致令燒却木佛遂乃眉鬚墮落殊不知院主買鐵得金一場富貴

上堂舉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興化云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化云昨日赴箇村齋中路值一陣狂風暴雨向古廟裏避得過師云衆中商量道向古廟

裏避得過是明空劫已前自己又道便是佗安身立命處殊不知興化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

上堂驚嶺拈花少林直指空盡空泥裏洗土如來禪烈焰光中綻白蓮祖師意海底紅塵成陣起透得過權實照用一鎚打破透不過葛藤窠裏長年打坐物不與麼愛取瞎驢來拽麼

上堂舉教中道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師云三十年前聞恁麼道笑而不已三十年後聞恁麼道喜而不寐是汝諸人聞東林恁麼道還縑素得出麼若縑素不出聽取一頌心佛及衆生笑而還復喜笑喜本無根縑素誠有言千古乃古人幾箇識道理道理深

何處尋慕拈拄杖卓一卓云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上堂舉僧問雲門不離三德六味還有佛法也無門
云祇怕你不問僧云請師道門云三德六味施佛及
僧師云雲門不負者僧來問未免落在陷穽中是你
諸人若向者裏會得許你高步毗盧頂

東林語錄終

建康府蔣山太平興國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

守詮 等編

師入寺開堂拈香云此一瓣香恭為

今上皇帝祝延

聖壽萬歲萬歲萬歲次拈香云

此一瓣香奉為

判府安撫留守瑞明尚書暨闈

府勲貴同資祿筭又拈香云奉為前住平江府虎丘

山隆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歛衣就坐保寧和尚白

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若論第一義如

紅爐上一點雪相似若也聽不出聲見不超色何妨

出眾決疑僧問古釋迦不先新彌勒不後正當今日

佛法委付蔣山未審千聖不借底機如何舉唱師云

直下薦取僧云恁麼則控佛祖大機廓入天正眼師
云穿夫下衲僧鼻孔僧云一句迥超今古格萬年仰
祝 聖明君師云滿口道著僧云祇如不借底機如
何分付師云腦後看僧云銅頭鐵額如龍虎者取金
圈栗棘蓬師云正是老僧用底僧云靈山會上世尊
拈花迦葉微笑未審此意如何師云一人傳虛萬人
傳實僧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
又作麼生師云聽事不真喚鍾作甕僧云靈山拈花
分付正法眼藏蔣山今日開堂有何垂示師云還見
麼僧云今日一會不異靈山師云更出佗一頭地僧
云有意氣時流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救得一半

師乃云金剛正體離攝十虛透頂透底絕羅籠亘古
亘今無向背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當頭坐斷千眼
頓開天地以此和氣万象以此發輝諸佛以此出世
祖師以此西來衲僧以此闢選佛場啓大爐鞴拈本
分鉗錘碎邪師窠臼於其中間一箇半箇按下雲頭
一旦知非洞明生佛已前一箇大事不在一刹那間
頓入不思議大解脫門所謂大丈夫成就大丈夫事
是故靈山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
數大集會中大力魔王云待一切衆生悉皆成佛了
衆生界空然後發菩提心豈不是龍馳虎驟香象渡
河又如師子筋琴撫之則群音頓絕到這裏上無攀

仰下絕已躬常光現前壁立万仞德山有捧無下手
處臨濟有喝無開口分至於天下老和尚據曲录未
敲床豎拂瞬目揚眉指東劃西敲唇搖舌亦未免依
草附木雖然一向恁麼去何止法堂草深一丈有條
攀條無條拳例豈不見天親菩薩從弥勒内宮下無
著菩薩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為一晝夜弥勒於一
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什麼法
天親云說這箇法唯是梵音清雅令人樂聞看作過
量人提持過量事於過量境界中發過量機顯過量
用不妨頭正尾正直得堯風蕩蕩舜日高明野老謳
歌漢人鼓舞當此之時畢竟承誰恩力紫煙籠

帝關瑞氣遶天津

上堂道不得底句不在天台定在南嶽慕拈拄杖云
是汝諸人還見蔣山拄杖麼卓一卓云人貧智短馬
瘦毛長

上堂舉僧問趙州夜升兜率晝降閻浮為甚摩尼珠
不現州云道什麼僧擬進語州云毗婆尸佛早留心
直至如今不得妙師云這一則公案諸方未曾有批
判者蔣山今日為諸人著一轉語洗脚上船

焚衆僧髮拈火把云一呼善來鬚髮自落積累既多
無處安著普請大衆把火燒却且道燒却後如何不
用撥灰求舍利無邊頂相放毫光

開爐上堂三世諸佛吞却火焰火熾燒殺三世諸佛
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棒打不碎底填溝塞斧刀
斫不入底卧雪眠霜作世諦商量也得作佛法流布
也得渾崙吞却三十年後有人索飯錢在直饒爛嚼
白湯燕下未免黏牙帶齒且道蔣山爲人在什麼處
爛研巴豆三千顆瀉却諸方五味禪
元正上堂元正啓祚更無回互萬物咸新截鐵斬釘
應時納祐跳出窠臼孟春猶寒言端語端知事頭首
各各希有雲堂大衆雍容鄭重蔣山恁麼說話且道
在裏許不在裏許若在裏許未免是箇流俗阿師不
在裏許又著在什麼處所以道世人住處我不住世

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
上堂舉教中道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師云思是聞之
本聞是思之用且道作麼生說箇入底道理青原白
家三盞酒喫了猶道未沾脣

上堂云道遠乎哉觸事而真善因招惡果聖遠乎哉
體之即神刻糞作旃檀蔣山恁麼著語是汝諸人還
知落處麼良久云不因風撼庭前樹爭見山花入袖香
長蘆到上堂風行草偃水到渠成夙世冤家同門出
入聞禪聞道似鴨聽雷見佛見祖如風過樹隔江見
刹竿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未足觀光直須眉
毛厮結同生同死且道五逆聞雷一句作麼生道良

又云上大人丘乙己

佛生日上堂云鐵壁鐵壁從來真實說之曰佛常在
苦海中立風吹不入水灑不濕棒打不入是故以本
願力撈攬衆生不息雲門忍俊不禁打與狗喫此意
深密非語默可及四月八日是渠誕迹露柱燒香湯
已畢大家送至龕室泥人揩背一拶骨出忽然怒發
打瞎頂門一焦直至而今叫屈屈屈屈堪述休相憶
清風匝地有何極咄咄咄

上堂云趙州喫茶我也怕佗若非債主便是冤家倚
牆靠壁成群隊不知誰解辨龍蛇

聖節上堂云天上無雙日閻浮一至尊万年松不老

聖壽等乾坤

普請栽松上堂舉臨濟在黃蘗栽松次藥云深山裏
栽許多松作什麼濟云一與山門作境界二與後人
作標榜道了以鑿打地三下藥云雖然如是子已喫
吾三十棒了也濟又打地三下作噓噓聲藥云吾宗
到汝大興於世瀉山問仰山黃蘗當時祇囑臨濟一
人別更有在仰云有祇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
瀉云雖然如是吾也要知但舉看仰云有一人指南
吳越令行遇大風即止師云黃蘗道雖然如是子已
喫吾三十棒了也養子之緣故當如是臨濟正令雖
行可惜向鑿頭邊自活埋仰山見解未出常流豈

止遇大風即止營所何不道直待虛空界盡此話方始大行豈不是頭正尾正蔣山今日拚下面皮要與諸人相見去也慕拈拄杖卓一卓云驚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作師子兒

上堂云十五日已前半暗半明十三日已後半明半暗正當十五日面如滿月目如蓮天上人間咸恭敬桑樹著箭柳樹汁出若論佛法兩字謝三娘賣銀徑山大慧禪師至上堂僧問昔日法華到瑯琊二俱提向上機顯奇特事今日徑山象駕光臨未審如何相見師云添桶相措進云通人分上觸處相逢師云切忌恁麼會進云非唯和尚親見親聞學人一衆小出大

遇師云一切墮坑落壑進云直得古風來不絕仰觀佛日正高輝師云滿口道著進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又作麼生師云掘地深埋進云還有承當處也無師云切忌承當進云棒打石人頭剝剝論實事師云如何是實事僧云向下文長師云速禮三拜僧云謝師答話師乃云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法王大寶自然而至法王大寶既至汝等諸人急著精彩所謂見之不取思之千里豈不見大隋和尚道我參七十餘負善知識具大眼目底祇有一二其佗盡且正知見在今天下具大眼目真善知識唯法叔老師一人而已黑漆竹篋掀翻海嶽從頭打過雖是死馬醫

就中要妙黃藥打臨濟拄杖將山豈是無耶蓋爲土
曠人稀雲閉一曲臍月二十五那在今朝十六日吹唱
驀拈拄杖卓一卓云虛空可量風可繫無能盡說佛
功德復舉項在虎丘聞先師舉佛眼叔祖初作無爲
軍化士因道中著擲有箇省處歸來舉似師祖後令
充知客因夜坐撥火忽然猛省雖然如是每至入室
未能深入聞與從容請益太師祖云我爲你說箇喻
子正如一人牽一頭牛從窻櫺中過兩角四蹄悉皆
過了唯尾巴過不得師云這箇說話多年在肚皮裏
信知在天下無人理會得所以密之三十苟非法
叔老師到來小姪此生無因拈出敢問諸人既是六

底過了如何尾巴却過不得且道請託在什麼處小
姪今日對衆拈出供養我法叔老師大和尚惟願壽
與趙州同年爲佛法作大主張使天下衲僧洞徹此
一段奇特大事下座同知事頭首大眾躬勤拜請伏
望慈悲俯垂開示

隆報覺長老受請上堂云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
名爲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真如菩提涅槃驀拈拄杖
卓一卓云昔請問者裏入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音
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元來是箇饅頭又拈拄杖卓
一卓云若向這裏入踏却人眼不向這裏入又向什
麼處入劍利漢一發便轉更須知有出身一路敢問

大眾作麼生是出處一路又卓一卓云舉頭天外看
誰是我般人

上元日上堂去年無此雪今年有此雪人皆怨此雪
不見元宵燈與月莫怨雪自是時人無辨別堪辨別
一片清光何寥泐

上堂舉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輩竹福云一莖兩
莖斜僧云學人不會福云三莖四莖曲師因成一頌
一莖兩莖斜其意毒如蛇三莖四莖曲無疑入地獄
言下若知非心空及第歸堪笑蒲山老無端入荒草
聖節上堂云時康道泰天清地寧一人端拱無為方
物各得其所普天率土無不承恩航海梯山均蒙雨

靈釋如彌勒共樂昇平丈殊普賢成揚正化塵塵刹
刹普現威光物物頭頭全彰正眼且道報恩一句作
麼生道祇將一味無求法仰祝

天申億萬年

端午上堂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從頭點檢來笑
殺維摩詰帶累李胡子噴水鬚鬚濕灑淨已周圓次
念波羅蜜芥山恁麼道千古誰人識識不識何處覓
堪與叢林為軌則驀拈拄杖卓一卓云急急如律令
勅

上堂泥多佛大水長船高直鏡說得道理分明也須
親到一遭敢問諸人且道親到後如何有理不在高

聲使下座

上堂舉西堂正法和尚立僧云西天四七唐土二三
天下老和尚無不以此頂額上一著流通正法眼藏
顯示涅槃妙心是故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
矯揉不羽箭則不能以入聖堂溪之金天下之利也
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強矯揉羽箭鎔範
砥礪既妙至人之用其赤手提持解黏去縛抽釘拔
楔烹佛煨祖轉心成聖亦不出此箇端由所謂善知
識者是大因緣其斯之謂歟正當恁麼時如何竝看
汗血八駿駒何啻日馳三万里
王機宜為弟樞密相公散水陸請陞座師示衆云大

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升大解脫堂演大解脫義是
故留守樞密大資相公雖示世人有去有來極其本
體不動不變所以羅籠不肯任呼喚不回頭佛祖不
安排至今無處所塵塵刹刹普現威光物物頭頭全
彰勝相殊勝中殊勝奇特中奇特佗方此界全心淨
土人間天上同一真境正當恁麼時且道留守樞密
大資相公即今在什麼處手提殺活金剛劍誰敢當
頭正眼看

上堂云千說万說不如親見把手共行略通一線打
破漆桶何曾見面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是靈驗
蔣山恁麼做須驢年也未夢見便下座

上堂云金佛不度爐火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
屋裏坐万牛挽不迴千箇與万箇好事積如山祇緣
輕放過不放過今日鍾山甘話墮

上堂舉遵布衲問韶山明鏡當臺請師一鑑韶云不
鑑云爲什麼不鑑韶云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遵
無語韶便打死和尚云這般漢打得百千万箇有
甚罪過當時若在黃龍手裏棒折也未住在師云死
心和尚一期大驚小怖殊不知韶山自遭遵布衲毒
手之後至今無人檢點得出且道請記在什麼處
謝知事頭首上堂僧問寶印咨和尚教中道譬如暗
中寶無燈不能見佛云無人說雖慧不能了請師說

法師云寶印當空妙重重錦縫開進云與麼則大衆
雲恩人天有賴師云墮坑落堦進云和尚慣用此機
師云熟處難忘記得翠巖首末示衆云一夏與兄
弟東說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未審意旨如何師云
翠巖輸已算人進云你福道作賊人心虛還契作翠
巖意麼師云賊還劫捉進云長慶道生也又作麼生
師云脚頭脚尾進云雲門云闕此意又作麼生師云
喪身失命進云還許學人靈箇消息也無師云又且
何妨進云四老共栽無影樹乾坤大地作陰涼師云
你祇道得一半僧禮拜師乃云大丈夫漢脊梁硬
如鐵在乎進退之間初無喜難之色其退也古寺閑

房焚香清坐究竟迺報佛恩德其進也公於心明
賞爵使紀綱不墜表帥得人各應其宜然後據虎頭
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蔣山雖然痛下毒手全身
擔荷要在當人正恁麼時且道不失其序一句作麼
生道玲瓏八面活鱗鱗千古万古振嘉聲

上堂舉米胡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藥山米胡云藥山
老人近日如何僧云大似一片頑石相似胡云得恁
麼鄭重僧云也無提掇處胡云非但藥山老僧亦恁
麼僧近前顧視而立胡云看看頑石動也其僧便出
師云這僧豈是不具眼耐却將藥山一片頑石到
處賣弄苟非米胡深辨端倪幾遭惑亂是休諸人試

辨看

上堂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云德山臨濟來也是汝
諸人且莫錯認定盤星所以道爐鞴之所鈍鐵尤多
良醫之門病者愈甚有般漢便道且莫壓良為賤然
當爐不避火迸忠言不避截舌且道蔣山到這裏如
何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以拄杖卓一卓下座
上堂舉僧問長沙云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
沙云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僧云不會沙云
湖南城裏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隣僧無語沙有頌
云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
歸師云蔣山隨分判斷大小長沙勘這僧不破

上堂舉洞山問講維摩經座主云不可以智知不可
以識識是什麼語主云是贊法身語山云法身是贊
何用更贊主無語師云且道諸人向這裏下得什麼
語蔣山今日也要出一隻手又恐諸人穿却鼻孔
上堂万里長城不在一人之力千鈞之弩要為群胡
發機可謂寰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一處中千處萬
處一時中一處透千處一處一時透一處明千處萬
處一時明不消一彈指頃掃清魔壘獨步大方正當
與麼時如何鷓鴣已挂狼煙息万里歌謠賀太平

蔣山語錄終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

守鑑 等編

師入方文據坐云大眾此室深廣晝夜常放金色光
明是文殊大人境界又謂之縵天綱子透得過底腦
後也與一槌透不過底便好丹霄獨步何故殺人須
見丘為人須為嶽

上堂云當頭坐斷千眼頓開一句投機十方通暢以
無邊虛空為正體以微塵刹海為妙用以清淨莊嚴
攝懈怠以精進行願警昏迷雖然如是若也以為究
竟向衲僧門下天地懸殊若也把斷要津於勞生界
中未為好手祇如二途不涉如何通信諸人還會麼

禪月尊者用盡神通毗耶老人願海光大因緣時節
既非偶然竹杖芒鞋今日親到殿堂脩廣樓閣洞開
百石家和氣霽然恒河沙諸佛圍繞光孝堂前坐見
藍梅霖雨如蘇臺上行看玉樹花開無量殊勝併集
解脫知見普熏且道恁麼時畢竟功歸何所良久云
頂門正眼分縑素天上人間不可陪復舉裴相國因
入大安寺見壁間高僧畫像乃問主僧真容可觀高
僧何在主僧無語相國云此間莫有禪僧麼主僧云
近有僧至疑是禪僧相國召至乃理前話禪僧云請
相公垂問相國云真容可觀高僧何在禪僧召相公
相國應喏僧云高僧何在相國言下大悟禪者乃黃

蘂斷際禪師是也大衆黃蘂布縵天綱要打衝浪錦
麟與相國坐籌帷幄不妨交勝千里諸人若也於此
見得個儻分明可謂今之古之苟或未然三尺龍泉
元照膽萬人叢裏奪高標

小叅僧問臨濟住院普化盡力扶持萬壽堂前學人
單刀直入時如何師云正要恁麼人僧云旃檀林裏
旃檀師子窟中師子師云汝試作師子吼看僧噓一
聲師云正是野打鳴僧又噓一聲師云見恠不恠僧
云爭奈哮吼一聲名振天下師云大衆笑作僧云笑
我者是我同叅便禮拜師乃云師子吼無畏說百獸
聞之皆腦裂香象奔波失却威龍天寂聽生欣悅若

喚作師子吼未具衲僧眼在不喚作師子吼衲僧眼
在什麼處大丈夫漢直下一刀兩段更說什麼祖師
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更說什麼即心即佛非心
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光孝與麼大似掉棒打
月諸人還見光孝撒手處麼直饒見得撒未入光孝
門在直饒入得光孝門未陞光孝堂在直饒陞得光
孝堂未入光孝室在直饒入得光孝室未見光孝在
設有恁麼人出來便好痛與一頓何故識法者懼復
舉法燈和尚云本欲深藏巖壑隱遁過時奈緣清涼
老人有未了底公案出來為他了却時有僧出云如
何是未了底公案法燈便打云祖衲不了殃及兒孫

僧云過在什麼處燈云過在汝辜負我師云法燈是
即是據虎頭收虎尾檢點將來忒煞毒直老僧本志
亦然正緣虎亡先師有未了底公案今日出來為他
了却其間設有一箇半箇為衆竭力全身擔荷光孝
也不打汝也不罵汝也不趕汝祇要汝滾桶三葛地
脫去且道了不了不見道了了了時無可了了了
處亦須呵

上堂舉雲門大師到乾峰云請師答話峰云到老僧
也未門云恁麼那恁麼那峰云將謂猴白更有猴黑
師云二老宿一等相見就中奇特光孝今日為諸人
說道理一遍將謂春歸燕覓處不知還入此中來

悲濟會水陸陞堂僧問悲濟會啟蓮社楚開自利利
位究親平等學人上來擬伸一問時如何師云老僧
答你了也進云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師云填溝塞
壑進云今日一會果不虛設師云應時應節僧云謝
師答話 師召大眾云大智洞明體無云住明逾日
月寬若太虛天地以此為覆載日月以此為照臨山
嶽以此為崔嵬江河以此為流注賢聖以此為威靈
凡夫以此為空養陣云以此為超昇窅離以此為解
脫諸佛以此為不現祖師以此為單傳諸人以此為
悲濟光孝以此為方便焉拄拄杖云釋迦老子抵今
在山僧拄杖頭上放大光明其光清淨無壞無雜光

光相羅前後無別塵塵普入刹刹全彰然後無量為
一一為無量大中現小小中現大於一毫端現寶王
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且道諸人向什麼處見釋迦
老子若向拄杖頭上見未見在若向妙法蓮華中見
亦不見在既不如是畢竟向什麼處見釋迦老子以
拄杖卓一卓云願今得果成寶王還度如是恒沙衆
上堂云靈雲見桃花悟道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
老兄未徹在雪峰云備頭陀何不遍看去玄沙云達
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師云百鳥不來花又老
不知誰是到庵人

上堂舉臨濟與普化一口同往施三家齊濟問毛吞

巨海芥納須彌為復神道妙用法尔如然化耀倒飯
床濟云太麤生化云這裏是什麼所在說麤說細濟
夾白又同一施主家齋濟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
化又耀倒飯床濟云太麤生化云晤漢佛法說什麼
麤細濟乃吐舌師云一出沒一往一來猛虎口裏
奪食毒蛇頭上措痒要且未稱大丈夫事在二老名
喧嚷字價重當時光孝今日豈可謹密三寸二俱放
過為它弄假像直二俱不放過為它槌搥太甚是汝
諸人若作佛法商量達磨一宗掃土而盡
上堂舉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
底僧禮拜化云大眾興化昨日赴箇村齋回至中路

值一陣狂風暴雨却去古廟裏避得過師云我見燈
明佛本光瑞如此

上堂云千年田八年主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君
不見禾山解打鼓又不見採菊東籬下千山萬山疊
疊高門戶又不見光孝僧堂六七間日日普請般泥
土又不見臨濟主中賓實中主二三四七回相覩報
禪流莫莽鹵聞普請歡喜撓先去去去實不去途中
好善為來來實不來路上莫虧危又不見主中主箇
箇衲僧氣如虎光孝恁麼告報且道落在什麼處以
拂子擊禪床下座

授天童請上堂去年十一月笑別下鍾阜今年九月中

行見朝天路去住既無心動靜非取與平生安樂法
此意同誰語四明昔嘗到諸刹皆可數山川氣像雄
麟鳳棲遲處今思昔日遊歲月二紀許豈謂臨晚景
疾伯重相顧開滅讀來書丁寧見毫猪姑蘇二千石
眼高照天宇我昔味平生今見開心膽欣然樂與行
方鳴集衆鼓先師未了底今日應須去敢問諸人如
何是先師未了底驀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下座

光孝語錄終

明州天童山景德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

中詮等編

入寺上堂云風行草偃水到渠成正令既行十方坐
斷若也向上論去語默不及處棒喝未施前物是依
草附木漢事不獲已且作死馬醫所以道隨處作主
遇緣即宗法幢隨處建立展臨濟三玄弋甲會曹洞
五位君臣敲得雙行殺活自在拈一莖草穿天下衲
僧鼻孔布漫天網要打衝浪錦鱗是則是便與麼去
達磨一宗掃土而盡驀拈拄杖劃一劃云劍為不平
離寶座藥因按病出金瓶以拄杖卓一卓不錄復舉僧
問當山第一代啓禪師云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

啓云我這裏一扇便了有甚麼卓卓的的僧云和尚
怎麼答話更買草鞋行脚始得啓喚僧近前僧乃近
前啓云老僧怎麼道過在什麼處其僧擬議啓便打
師云啓禪師故是本分甜澁塞新天童口未得在這
僧雖深入闢奧要且未具透關眼下座
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毗盧圓相州云自小出家
不曾眼花師云趙州見處偏枯若有人問天童如何
是毗盧圓相祇對佗道大底大小底小且道與趙州
還有優劣也無具擇法眼試檢點看

上堂舉昔日崔郎中問趙州和尚云大善知識還入
地獄也無州云老僧未上便入崔云既是大善知識

爲甚却入地獄州云老僧若不入爭救得郎中師
云善知識者是大因緣臨垂手時著著有出身之路
何故如此不入虎穴爭得虎子

上堂云禪禪更不相煎坐底自坐眠底自眠大家安
樂無法可傳禪禪曹洞五位臨濟三玄大年三十夜
脚踏地頭頂天禪禪不直半文錢海枯終見底人死
脚皮穿

施主請上堂當機不昧千眼頓開智鑑洞明十虛普
應直得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如日普照如風普吹無
一絲毫許爲緣爲對爲死爲生爲去爲來所以道一
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

道宗達境唯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已分別即不生於分別不生法中識取不變動清淨本然周遍法界本來面目若了得去天地未分生佛未立已前為至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於中無一絲毫動搖無一絲毫起滅無一絲毫增減無一絲毫榮辱若能恁麼便知得二者曠大劫來至于今日生死去來了不可得且道超然拔萃一句作麼生道九蓮開合處百寶自莊嚴

官客入山上堂云釋迦老子道吾有二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大迦葉恁麼說話大似傍若無人豈不見陳操尚書一日訪資福福見來以手畫一圓相

尚書云弟子恁麼來早是不著便那堪更畫圓相資福便歸方丈閉却門後來雪竇道尚書祇具一隻眼真如喆和尚云資福雖是本分鉗鎚爭奈尚書是蝦了底精金師云雖然如是若到天童門下未放過在當時待尚書道弟子恁麼來早是不著便那堪更畫圓相天童則大開東閣明窓下如法安排何故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

上堂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冶無人金沙混雜縱使無師自悟向天童門下何啻朝打三千暮打八百驀拈拄杖云喚作拄杖玉石不分不喚作拄杖金沙混雜其間一箇半箇善別端由管取平步青雲苟或未

然以狂杖卓一卓云急著眼看

上堂舉慈明示衆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老
別前是案山後是主山且道無爲法在什麼處良久
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師云天童也著一隻眼一切
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老別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南
瞻部洲北鬱單越到處去來不如此

劉氏請上堂云四月初八佛生日天下叢林皆浴佛
佛身充滿大虛空何處更有虛空覓見前僧俗等金
軀長短方圓皆顯赫放光動地二六時從本至今無
間隔今有檀越女弟子劉氏同男王承直曠大劫來
植善根所行真實如菩薩當知功德福無涯回向癸

未誕生日唯願歲君嚮此誠諸天星曜同昭格資持
劉氏從此去壽同趙州百二十更祈不盡大功勳保
男察判官崇極子子孫孫福祿昌無量福田成併集
此月十四往臨安龍天當護爲般挈三江九堰聰明
神誓首皈依助英傑全家既達九重城母子忻懽仰
天力

舉傑首座立僧上堂云一棒一條痕一擲一手血臨
濟老瞎驢至今猶未瞥須彌頂上浪拍天大洋海水
無一滴偉哉本色人頂門亞三隻辨龍蛇百草頭擒
虎兇一毫力穿大地人鼻孔坐斷衲僧搖舌雖然猶
未機動向上一竅在且作麼是向上一竅問取堂中

首座錄

上堂五月五日端午節天童為汝開真訣駢釋迦逐
彌勒佛病祖病毛病頓清涼颯颯邪神俱殄滅相從
唯喜本色人非我同流誰與別拄杖子非列聖公心
一字更無證千古万古休饒舌

上堂舉懷禪師云青蘿黃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澹
泞出沒大虛之中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會麼甜瓜徹
蒂甜苦瓠連根苦師云天童也下一著青蘿黃緣直
上寒松之頂白雲澹泞出沒大虛之中狗子尾巴書
梵字野狐窟宅梵王宮
天童應庵和尚語錄終

應庵和尚小叅

住湖州顯忠資福禪寺門人

笠等編

廣德軍趙中大施法衣請小叅僧問判府中大所施
法衣彌勒千尺之軀披來不短釋迦丈六全身搭來
不長和尚用之恰恰相稱未審此意如何師云逼塞
虛空進云恁麼則蓋覆大千去也師云天上天下進
云且得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師云一句道著進云者
一句甚處得來師云者一句也無來處進云只如韓
文公問大顛和尚弟子公務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
一言大顛默然意旨如何師云斬釘截鐵進云只
如侍者敲禪床三下大顛云作什麼者云先以定動

後以智叔文公忽然大悟又作麼生師云入地嶽如
箭進云和尚門風高峻弟子向侍者邊得箇入處還
契大顛也無師云家醜莫外揚進云青山不鎖長飛
勢滄海合知來處高師云無錢沽酒僧禮拜師云何
不進語師乃舉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
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乃喝一喝云諸人還聞麼
要且不是聲提起袈裟角云諸人還見麼要且不是
色既已向聲色上辨向什麼處見如來若道二六時
中一動一靜一語一默折旋俯仰處見如來即是認
賊爲子若道不向二六時中動靜語默折旋俯仰處
辨正是癡狂外邊走到者裏若是明眼漢瞞它一點

不得豈不見本仁和尚道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
弄人家男女要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時有僧出問
如何是聲不是聲仁云喚作色得麼曰如何是色不
是色仁云喚作聲得麼且道爲你說答你話若辨得
出於佛法中不妨有箇入處雪竇拈云本仁也甚奇
惟要且貪觀天上既非聲前句後從什麼處入師拈
云雪竇到者裏盡其神通無插手處只如道既非聲
前句後從什麼處入往往十箇有五隻蹉過還知薦
福落處麼一箭落雙鷗了智上人遠自廣德持判府
中大回施俸資特就今辰齋僧營辦種種佛事及捨
法衣一頂與山僧受用仍命小兒舉揚正法眼藏涅

梁妙心示此無酒上善並用祝陪台筭并諸寶眷福
壽延鴻不盡功德四恩慈報三有齊資法界有情同
圓種智判府中大雖未參識竊聞深知有此一段大
事雖相去千有餘里而未嘗隔一絲毫許正所謂千
里同風也既作宗門外護而又於此道不倦信知於
過去無量塵沙劫中熏習得熟纔出頭來一撥便轉
豈在初初也然做工夫別無佗術只要有六信根具
大種智知有此事於二六時中行住坐卧處切切提
攜看是什麼道理但恁麼推來推去推到無依倚處
驀地撞著更不費絲毫氣力便是從壞肚裏出來底
未嘗別有一物與你也與它從上佛祖同一受用正

如斬一綫絲一斬一切斬如染一綫絲一染一切染
前後際斷三祇劫空覓其虛空了不可得全體是箇
金剛正體。無出沒在諸佛分上不會添一絲毫在
凡夫身中不曾減一絲毫如水洗水似金博金有時
拈一莖草作文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
擒縱自在殺活自由者箇話頭乃從靈山會上黃面
老子處來佛祖祖以心契心至於今日未嘗有一
絲毫許錯悞謂之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未有天地未
有日月未有人倫已前此心亦逼塞虛空逮乎天地
既分有日月人倫此心亦逼塞虛空所以道生也慈
麼死也恁麼要且生死籠罩它不得何故為它著著

有出身之路不見教中道若在長者長者中尊為說
勝法若在居士居士中尊斷其貪著若在利利利
中尊教以忍辱若在婆羅門婆羅門中尊除其我慢
若在大臣大臣中尊教以正法若在王子王子中尊
示以忠孝若在内宮内宮中尊化正宮女若在庶民
庶民中尊令興福力若在梵天梵天中尊誨以勝慧
若在帝釋帝釋中尊示現無常若在護世護世中尊
護諸衆生此蓋從清淨微妙根本智中廣發如是勝
妙方便大解脫門又謂之金剛正體又謂之頂王三
昧又謂之浮幢王刹海又謂之第一義至於揚岐和
尚以金剛圈栗棘蓬揭示學者洞明必室直指之由

其變通逸格超量得大自在與一切人抽釘拔楔解
粘去縛令各各自證透頂透底要且不可以心知不
可以識識長沙和尚道我若舉揚宗教法堂前草深
一丈事不獲已所以向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
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
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
不是自己我常向諸人道三世諸佛共盡法界衆生
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什麼處委光
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既無佛無衆生消息且
道大地山河日月星辰人畜草芥纖洪長短從什麼
處得來還知落處麼天上星皆拱此人間無水不

朝東

檀越散藏經請小叅云釋迦老子道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祇如一大藏教從甚處得來這裏若覷得徹去便知釋迦老子落處既知落處便具看經眼目豈不見昔言一婆子請趙州看經州遠禪床一匝婆云比來請和尚看全藏如何抵轉半藏如此看經忒煞省力更不用鎚錘擊磬歌贊佛乘五千餘軸不在彈指頃一切了畢須是恁麼看經始得若肚裏著箇元字脚便被黑豆子換却眼睛了也更隨人舌頭轉一藏半藏有甚了期大丈夫漢直須一刀兩段方知一句一偈一文一義無不

從自己胸中流出蓋天蓋地至於折旋俯仰動作施爲皆是如來清淨妙輪轉轉地所以道從無住本立一切法昔有僧見老宿看經次乃問如何是看經眼老宿豎起拳頭看佗用處不妨嶮峻且如何領會若喚作看經眼又是拳頭若喚作拳頭又失却看經眼到這裏不假三寸舌辨明得出方信道終日著衣未嘗挂一縷絲終日喫飯未嘗咬破一粒米終日看經不曾道著箇元字脚如是則不准看經眼目分明至於所獲利益不可思議其或未然報恩更爲諸人下箇切脚毗盧遮那清淨海充滿三千與大千。虞七真外請小叅僧問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常

年無此事今夏有知音正恁麼時如何師云知音知
後更誰知僧云這知音還是王老師向上事也無師
云喚作向上事也得僧云恁麼則向上向下總由和
尚去也師云老僧從來不曾脫空僧云祇如大盡三
十日小盡二十九豈不是脫空師云汝還脫得也未
僧云從朝至暮不曾動著舌頭師云不是脫空在又
僧問國清炙茄光孝煎菘是同是別師云飽便休僧
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師云自領出去

師乃云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尔時靈山一
會儼然未散豈不是今日恁麼時節雖然不言我家
酷淡蓋為人人各有一坐具地侵作一絲毫也不得

光孝恁麼提唱須是箇人始得還有獨脫底麼出來
與光孝相見其或未然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復
云老僧自到光孝首荷七負外令閻喜道人令嗣祖
道昆仲舉家學般若眷屬無不勸力外護自非夙昔
有大因緣安能若是耶然而與人相聚莫非身心真
實心若真實至於動轉施為行住坐卧一語一默無
不真實豈不見古人道祇箇心心是佛十方世界
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真實所以山
河大地日月星辰人畜草芥皆依真實而現相好然
真實之義即是從上佛祖清淨大解脫門祇看當人
各各所行如何其間一生為善者至於多生為善者

無量劫來爲善者其殊勝果報歷歷現前苟爲不善者其不善境界亦常歷歷現前信之善惡報應毫髮無差且如衲僧家親近善知識攸久辦一片真實身心窮已躬大事無有不成辦底道理是故從上佛祖天下老和尚無不以真實顯示豈不見踈山矮師叔在瀉山會下聞示衆云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裏睡眠聲色裏坐卧始得是時踈山出問云如何是不落聲色句瀉山豎起拂子踈山云此是落聲色句瀉山便歸方丈踈山不契遂辭香嚴嚴云何不且住踈云某甲與和尚無緣嚴云有何因緣不契試舉昔踈山遂舉前話嚴云某甲有箇語踈云道什麼嚴云言發

非聲色前不物踈云元來此中有人乃囑香嚴云師兄向後有住處某甲却來相見諸人要識言發非聲色前不物麼便是釋迦老子道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底螢火之光也然踈山痒處旣被香嚴抓著豈止瀉山檢點千古之下具大眼目尊宿皆不放過瀉山至晚乃問香嚴問聲色話底矮閣梨在麼嚴云已去也瀉山云向子道什麼嚴云某甲亦曾對佗來瀉云試舉看嚴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瀉云佗道什麼嚴云佗深肯之瀉山失笑云我將謂這矮子有長處元來我在這裏看瀉山下這一著不妨驚天動地惜乎土曠人稀瀉山又云此子向去設有住

處近山無木燒近水無水喫爛泥裏有刺然古人之
言必不妄矣在今天下討一箇言發非聲色前不物
底正如掘地覓六何况要會爲山說話不言可知矣
雖然切忌鑽龜打瓦大底宗師據曲录床不是細事
山野自出世來隨所住處非不爲兄弟激揚此事然
未肯動著箇一著子須住薦福偶然二三百衲子相
聚因而略露鋒鋷遂惹起無限風波自後一向隨宜
施設終不將真珠作豌豆糶却也百人有見賢思齊
之說在今日去聖時遙邪師過課非衆生咎是作本
色道流做工夫底祇向脚跟下推究推來推去驀然
推徹豈不是大力量人苟推未徹語意活脫然不爲

閑言市語烟麴魅語邪師印證語有箇見處語知
是般事語硬配在生滅斷常坑子裏所謂善知識者
是大因緣老僧行脚走遍江西湖南及乎到圓悟師
翁爐鞴中更開口不得正如就地彈雀相似是作爲
人不妄下手至下手時峻峭無道理與人湊泊後到
先師處稍知觸淨方見圓悟師翁說話分曉蓋尊宿
爲人古今難得其人是作本分手段迥別比其和泥
合水阿師豈可同日而語耶昔高安白水仁禪師示
衆云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敲弄人家男女何故且
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時有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仁
云喚作色何麼僧云如何是色不是色仁云喚作聲

得麼僧禮拜仁云且道爲你說答你話若向這裏見
得爲山道這矮子將謂別有長處元來我在這裏箇
些子明白便見得白水仁禪師道且道爲你說答你
話無不透頂透底剎利漢聞恁麼舉豈止醍醐灌頂
苟或未然衆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
久立

檀越張子明裝佛夢懺請小衆示衆云如來密語初
不覆藏觀體無私當陽顯示祗如一大藏教從甚處
得來非頂明具眼肘後有符又安能洞明這一著子
祗今坐立儼然各各頂天立地含齒戴髮且作麼生
說箇初不覆藏底道理莫是一動一靜告往知來是

麼莫是折旋俯仰周遍一切處是麼莫是一語一默
坐卧談笑是麼若把這箇作不覆藏底無異吹毛覓
縫撥火求漚殊不知正是業識忙忙無本可據豈不
見長沙和尚道學道之人不識真底爲從前認識神
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未來人是佗古人見得
如來密語徹底無疑等閑拈一機示一境無不透頂
透底終不向夢幻殼子裏顛倒肉團心識上捏怪也
又有僧問古德學人有一問在和尚處時如何古德
云設有也斬爲三段看佗得底人趨出來不妨烜赫
何嘗有一絲頭許與學者作道理直是乾曝曝地如
一座須弥山相似世間一切逆順境界搖撼不動善

惡因緣籠罩無明豈不是大丈夫格外道人也敢問
諸人祇如釋迦老子未入母胎時三十二相八十種
好又向什麼處塑裝這裏見得徹去便見得大心檀
越張子明同妻趙氏裝嚴釋迦老子最初一念起處
祇如子明未起裝嚴最初一念釋迦老子又在甚處
切忌向夢幻殼子裏顛倒肉團心識上捏怪到這裏
莫問釋迦老子如之若何但直下了却最初一念此
念若了未入母胎底也不是入母胎後也不是從母
胎出底也不是塑底也不是裝底也不是最初一念
也不是了却最初一念也不是然後張子明與妻趙
氏男宗朝舉家眷等却有與釋迦老子相見分既是

從頭俱不是了又向什麼處相見還委悉麼將此身
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喝一喝下座

小兒罷復舉茗盞示衆云吾有大病非世所醫看佗
古人吐露箇消息不妨烜赫其實無它祇是踏著向
上關捩子拈出來便該天括地近傍不得是佗往日
有知音後來僧持問曹山未審是什麼病山知佗落
處便道攢簇不得底病這箇便是知音也豈似而今
無地頭恣意亂道纔見人問未審是什麼病便打入
葛藤窠裏恰如拽鋸相似你拖去我拽來幾時得
歇於本衆中有甚麼交涉這般病諸人皆有之祇是
不會病的然攢簇不得既不會病變成毛病去盡成

毛病祇是業識忙忙無本可據到年窮歲盡總無得力處豈不哀哉若踏著攢簇不得底病便有超生離死之由這僧又問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山云有僧云既有因什麼不病山云衆生若病即非衆生者僧也會推勘又問曹山和尚還有此病也無山云老僧正覓起處不得不妨嶮峻這一句子難道非曹山如何啓口雖然正覓起處不得諸方具正知正見者其護惜珍育爲出世妙訣不肯容易發露與人若向薦福門下正是大病謂之貼肉汗衫謂之解脫深坑又謂之死水又謂之墨汁又謂之明白你諸人若病到覓起處不得但來問薦福當爲顯示諸方柰你何

不得何故蓋正坐此病這僧又問一切諸佛還有此病也無山云有僧云爲什麼不病山云爲伊惺惺此老人是曹洞正傳有回互傍叅不犯底手段臨機八面得大自在豈守窠臼瞎學者眼諸道流旣來此間相聚二六時中急者精彩時不待人儒者尚云朝聞道及死可矣况衲子乎

傳法寺智都僧正請鳴鐘

師示衆云頑銅鈍鐵美玉精金大冶紅爐一摸鑄就不假毗沙門天王神力豈從須彌頂額上持來器重千鈞樓高百尺啓圓通三昧發清淨妙音直須眼處承當莫向耳邊領略鑊湯爐炭不用吹而自滅刀山

劫燒何待喝而後推昏夢頓除沉迷了悟乃復森羅
俱作舞大千沙界一時聞大衆且道未上一槌落在
什麼處劫石有消日洪音無盡時

